



儀禮集編卷八之二

秀水盛世佐學

後學

歙鮑

石門顧

修參校

聘禮

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

註曰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

世佐案周禮掌訝識云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此註似有脫誤引之者欲見賓之拜賜亦以告訝而訝為之導也

右賓拜賜

上介饗餼三牢

傳類彙編 卷八  
註曰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館

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

註曰六者賓西夾之數

西夾亦如之

郝氏曰此西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

筮及饗如上賓

敖氏曰上介之牢與其鼎饌者皆殺於賓而筮及饗獨否亦盛大禮也又此二者初不視牢數以爲隆殺故得略之而與賓同筮米從餼乃與饗並言於此者因文而遂及之耳

郝氏曰米醯醬不殺常用等也以上皆饗也

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

敖氏曰死牢餼與腥也牢十車則二十車也

郝氏曰米禾各二十車米四百八十石禾二萬四千把

世佐案倍禾者薪芻各四十車也

凡其實與陳如上賓

註曰凡凡飪以下

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

註曰介不皮弁不敢純如賓也

敖氏曰下大夫致之者亦使人各以其爵也上介韋弁以受主人如賓服正禮也曷者皮弁以聘者上賓也故上介於此不必皮弁以無加服之嫌故爾

儻之兩馬束錦

疏曰此下大夫使者受上介之儻禮如卿使者受賓儻禮

堂

堂或誤作當今庭同從儀禮圖改正

世佐案疏云堂庭同者謂其堂上致幣庭中設馬其儀

並如賓也然馬以兩則亦殺于賓矣

右歸上介饗餼

世佐案歸介大禮亦與賓同日乃言于拜賜之後者上文終言賓事而后及之耳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

註曰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

敖氏曰大牢各一降於上介者兩也此惟有餼與筥米則筥爲從餼而饗爲從饗又可見矣門亦所館之外門也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註曰執紼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士介西面拜迎

敖氏曰使宰夫亦以其爵也致之謂致其禮也亦以君命

張氏曰此致者在工商之館門外也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註曰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敖氏曰士介出門左西面拜迎北面聽命宰夫東面致命士介還少退再拜稽首適宰夫右受也不言宰夫退士介拜送者略之也

無擯

擯今本作賓

註曰旣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

楊氏曰擯當作僮後無擯放此

世佐案士介受餼于門外則其不僮使者宜也必著之者嫌受君賜或當如賓及上介亦僮之也僮宋元本作擯楊氏復李氏如圭皆以爲當作僮是也今錄楊說以

見其訂正之自而於經文則仍用舊本云又案拜賜之禮賓介當同朝服殺于聘也。歸者或皮弁或韋弁以歸禮者之盛服爲之也。若使上介從賓拜賜而亦如其受之服是加于聘矣。註說恐未是。

右餼衆介

賓朝服問卿

註曰不皮弁別於主君卿每國三人

張氏曰賓自聘覲主君禮畢君送賓後賓卽請有事于大夫至明日拜饗餼于朝返卽備舉此禮

卿受于祖廟

註曰重賓禮也祖王父也

疏曰初君送客之時賓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更辭大夫三席有別子者立太祖廟非別子者并立

曾祖廟王父卽祖廟也今不受於太祖廟及曾祖廟而受於祖廟以其天子受於文王廟諸侯受於太祖廟大夫下君則受於王父廟

下大夫擯

註曰無士擯者旣接於君所急見之

敖氏曰下大夫擯公使爲之也必使下大夫者欲與上介之爵相當也此公事也故重之

郝氏曰春秋世五霸主盟其執政大臣權與君侔諸侯事之如事君斯禮實濫觴矣以大夫家用公朝大夫爲擯非威權震主而若是乎好信者盡執爲先王之禮誤矣

張氏曰設擯多者示相見有漸卿與賓旣接於君所故不須士擯

世佐案下大夫卿之屬也下大夫爲擯以受鄰國君之

問重其事也此與卿聘而用大夫爲上介之意同柰何獨不免於郝氏之議邪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

疏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卽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南北豎墻墻皆閤門假令王父廟在東則有每曲之事

朱子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

敖氏曰大夫三廟曾祖廟在最東祖廟次而西禰廟又次之此受于祖廟故亦有每門每曲揖此每門謂二閤門也大夫之廟惟自曾祖而下雖別子之後亦無太祖廟王制云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記者誤也

世佐案大夫三廟之位旣與諸侯同則其每門每曲亦與上行聘時同也特是受聘在太祖廟茲則受于祖廟祖廟在太祖廟之東南則自入都宮之門之後又多東行一曲也此其異者乎疏及敖說之誤見上

及廟門大夫揖入

註曰入者省內事也旣而俟于宁也

疏曰省內事者曲禮云請入爲席是也宁門屋宁也不俟于庭者下君也曲禮云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主人肅客而入此卿旣入不重出迎客者聘問之賓與平常賓客異也

擯者請命

註曰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

敖氏曰不几筵者君使尊不敢設神位以臨之不几筵之

儀禮集解 卷八  
義有二禮太重者不設此類是也禮差輕者亦不設小聘之禮是也

庭實設四皮

註曰麋鹿皮也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

註曰古文曰三讓

疏曰不從古文者亦是不成三也

敖氏曰此三讓者賓也宜從古文

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

註曰賓先升使者尊

賓東面致命

註曰致其君命

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

註曰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

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敖氏曰自三讓至此其禮意與歸饗餼同大夫於是進立

于中庭西面

無擯

註曰不僨賓辟君也

世佐案註僨字通解及儀禮圖亦皆作擯今以疏正之

右問卿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

註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

疏曰如覲幣亦用束錦乘馬也覲面竝文其面爲質若散

文面亦爲覲故鄭司儀註云私面私覲也又左傳云楚公

子棄疾以乘馬八匹私面鄭伯是也

敖氏曰聘使私見于主君曰覲大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

賓奉幣庭實從

註曰庭實四馬

敖氏曰擯者入告出許賓乃入介禮皆放此

入門右

註曰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於客然後客復就西

階

世佐案此註本在賓遂左下今從集說移屬此

敖氏曰亦中門而入乃右也賓與大夫爵敵乃若降等然者不敢自同於奉命之禮也大夫不出迎以面與問禮相因也凡自敵以下客禮之相因而行者惟帷疑當於內俟之

大夫辭

註曰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

敖氏曰於中庭南面辭之

世佐案敖說近是

賓遂左

世佐案一辭而遂左此則異於降等者也

庭實設揖讓如初

註曰大夫至庭中旋竝行

疏曰如初者大夫不出門唯有庭中一揖至碑又揖再揖而已

敖氏曰如初謂三揖三讓也賓亦三辭

世佐案賓初就門左之位一揖發位北行又揖至碑又揖是亦三揖也如疏說則經不得云如初矣讓大夫先



讓也

大夫升一等賓從之

註曰大夫先升道賓

大夫西面賓稱面

註曰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

敖氏曰稱面不言東鄉可知也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

註曰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

敖氏曰不稽首別於聘君之命賓亦當少退賓不振幣異於授主君也不言受馬之儀如覲可知

世佐案賓不振幣當如敖說亦南面竝授說見上歸賓饗餼章唯賓在大夫之右爲異西面立亦俟賓拜也

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 右賓面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

註曰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始覲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

疏曰介初覲主君之時不敢自尊別與衆介同執幣而入今私面於鄰國卿不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上介言特面則賓問卿與私面介皆從可知

敖氏曰上介與大夫尊不相遠故別於衆介而不與之同面

郝氏曰幣如覲君亦束錦儷皮也

世佐案特面之義有二一是不與衆介同執幣而入異於見主君也一是不以衆介自隨下於賓也

皮二人贊

註曰亦儷皮也

入門右奠幣再拜

註曰降等也

敖氏曰介奠幣贊者亦奠皮出

大夫辭

註曰於辭上介則出

敖氏曰於其既拜乃辭之降於賓也

擯者反幣

註曰出還于上介也

敖氏曰反幣者取之出請受而上介受之也不禮辭者亦

別於君主人之士亦取皮從其幣以出委之於門外上介

既受幣則贊者亦取之

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

註曰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

敖氏曰介入門左少立大夫亦進至於入門右之位揖而

皆行也大夫先升當楣北面 庭實入設鄭本無入字註

云今文曰入設繼公謂此庭實云入設方見庭實既出而

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不明白矣宜從今文

介升大夫再拜受

註曰亦於楹間南面而受

敖氏曰云介升大夫再拜明其不稱面也介於卿雖降一

等然同爲大夫故受於堂上亦得在楹間也

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

註曰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授老幣

敖氏曰降拜者亦貶於卿大夫既辭則揖而先升西面介

升拜於西階上北面也

右上介面卿

郝氏曰上介亦大夫面其主國卿至入門不敢左與士介皆奠幣堂下再拜比于爲臣而主卿所以待者無以異于主君抑何貴倨甚與子云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是書于大夫禮加詳故知非先王之舊也

世佐案賓奉其君之命問主國卿因而私面故其禮特恭其初不敢以敵禮見蓋以敬君之餘而及其君之所問也上介士介本非卿之敵體則其因是而加恭也固宜然其異于覲主君者經文歷歷可考惡得誣之以爲無以異也惟士介與卿尊卑懸隔故其私面之儀幾與覲君相似而奠幣再拜不稽首卿不使擯者辭而自辭又其初不與上介俱入入止一次亦足以見其隆殺之辨矣郝氏之疑何其弗思甚邪

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

敖氏曰於士介亦親辭辟君也

郝氏曰如覲幣各玉錦束也

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

註曰賓亦爲士介辭

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

敖氏曰此士介私面之儀大約與其覲禮同惟以一入而大夫親辭爲異老受擯者幣于中庭者以大夫降立於此故也

右衆介面卿

擯者出請事實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

敖氏曰此言賓不顧見敵者之禮也必言之者嫌其或異於尊者也禮於尊者拜或辟去而不敢當

郝氏曰擯者又出請事蓋禮畢而賓尚在廟門外故復請終事也

世佐案賓亦告事畢乃出擯者入告大夫乃送也

擯者退大夫拜辱

註曰拜送也

敖氏曰擯者從大夫出門而遂退拜辱謝其屈辱而相已也

世佐案拜送擯者以其下大夫尊之也而下大夫不常為卿擯亦於斯見矣

右賓出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

註曰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

敖氏曰使至者謂小聘之使或為上介者也

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註曰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

疏曰據此篇大聘使卿五介小聘使大夫三介若大國之

卿七介小聘使大夫五介小國之卿三介小聘使大夫一

介也問下大夫使上介是各以其爵也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此異於卿者上士擯耳

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

敖氏曰如其禮耳庭實則用儷皮也士介不面亦殺於正

禮

世佐案士介之面于下大夫也其禮當如上介之面于

卿惟旅見而幣用玉錦束為異經不言者略也敖云士

介不面恐非是

右問下大夫嘗使至者

世在案下大夫國五人所問特其嘗使至者耳其他不徧及也經文甚明郝乃謂下大夫皆有幣及若嘗使至者則使上介奉幣致命其餘下大夫則使士介奉幣誤甚

大夫若不見

註曰有故也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註曰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

敖氏曰必使人代受者不可虛聘君之命也各以其爵者亦欲與使者之尊相當也

世佐案代受蓋亦於所問者之祖廟拜謂迎送及受命之時也不拜著其異者其揖讓之儀亦如之敖云非主人則無揖讓非惟云受幣則其不私面可知也

右代大夫受幣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註曰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

敖氏曰次日之夕夫人乃歸禮不惟不敢與君同日又且不敢同其時皆下之也亦韋弁者君與夫人之聘享其器幣略同其日又同則使者之同服亦宜也  
郝氏曰夕夫人禮從陰也

世佐案君歸大禮與聘享同日夫人歸禮與拜賜問卿同日一日之內禮節繁多侯賓即館容有至暮者於是

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禮賓也敖郝二家釋夕字義皆似鑿

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竝東陳

註曰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字疑衍否則當作陳設于戶東又辟

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

疏曰先於北設脯卽於脯南設醢又於醢東設脯以次屈

而陳之皆如上也

敖氏曰籩豆六與子男之禮同重聘使也凡設籩豆自二

以上皆先豆而後籩乃言籩豆者文順耳此六豆六籩皆

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

籩繼之而東韭菹其南醢醢屈以終醴其南蕡亦屈以終

郝氏曰周禮籩豆之實八此殺其二戶東室戶東設于東

房前夫人爲房中之主陳設不中堂避君也西上以西爲

首豆在西籩繼之而東變于君饌東上也二以竝同東陳則異

世佐案籩豆之實敖說近是經不著之者以君饌八豆

旣用朝事此亦可類推也其設之之法一豆一籩相竝

韭菹其南醴也下以次求之西上以韭菹醴爲上而終

于鹿麇膾也必西上者統于賓位也此惟有堂上之饌

而又不用盞釧簋皆殺于君朝事之豆已見上文其籩

則周禮籩人職所云醴蕡白黑形鹽鮑魚鱠是也疏云

熬麥一也蕡爲麻子二也白爲熬稻米三也黑爲熬黍

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膾以魚肉爲大鱠六也鮑

以魚於楅室糗乾之七也鱠爲乾魚八也此用其六去鮑魚鱠二者又案籩

豆各六是有二矣經直云籩豆六者明其竝設也敖氏郝氏所言設法皆誤

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竝南陳醢黍清皆兩壺

註曰醲白酒也凡酒稻為上黍次之梁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醲白酒尊先設之

疏曰醲白也上言白明黍梁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亦有清於清白中言黍明醲即是稻清即是梁也故言互相備也

郝氏曰醲酒未泐而濁即糟也清酒之陳久者黍黍酒酒惟稻黍梁三品內則云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稻黍梁皆清糟二壺文義錯見

張氏曰稻黍梁三酒白者清者各一壺竝之而陳也世佐案君饌八壺所盛者酒也此六壺所盛者飲也君致酒夫人致飲夫婦之義也凡飲有六周禮漿人掌之一曰水二曰漿三曰醴即內則之三醴也四曰涼內則

謂之濫五曰醫內則謂之醲用鄭司農說五曰醲即內則之

黍醲也酒正職云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醲糟註云糟醫醲不泐者后致飲無醴醫醲不清者與王同體

屈也亦因以少為貴漿人職云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醲糟註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

之此經所陳實與周禮相表裏黍黍醲也清清醴也醲其醫乎醫醲醲一物也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醫之為醲聲之轉也醲本或作醲醲之為醲字之訛也醲本或作醲三

飲之次周禮以醴為首此以醲為上又不兼用清糟內外命婦之別也舍糟而取清辟后也壺設于東序又殺其兩皆下其君也先儒以酒釋之誤矣郝氏既以為酒又引內則三醴為證是未考酒與飲之別也

大夫以束帛致之

傳禮集解 卷八  
註曰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

疏曰周禮掌客云上公之禮夫人致禮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侯伯以下亦皆有牢是朝君來時有牢此卿來聘無牢故云下朝君也

敖氏曰以束帛致其禮亦盛之也飧不致此殺於飧乃致者蓋主君以設飧爲差輕而夫人以歸禮爲特重所以異也

賓如受饗之禮饋之乘馬束錦

世佐案夫人所歸之禮減於君者多矣而賓之所以饋之者與受君禮同亦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

註曰四壺無稻酒也不致牢下於君也

敖氏曰四豆者去菁菹鹿藿四籩者去形鹽臠四壺者去

梁酒不言其位如賓可知也言受之明亦用束帛致之也如賓禮者亦如其受饗之禮也不言所使者下大夫可知於上介亦使下大夫者禮窮則同也

郝氏曰禮上介殺賓二等不言士介禮不及也

世佐案四壺無清醴也醲黍二物亦有清有糟茲則第用其清者不敢與后同也禮不及士介者夫人所歸者因君堂上之饌而降殺之耳君於士介止有牢米無堂上之饌無所因也

饋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

註曰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

右夫人歸禮於賓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

註曰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竝南陳無稻



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君也

疏曰案掌客鄰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太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彼又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太牢有筐米者彼爲君禮此是臣禮各自爲差降不得以彼難此

敖氏曰君餼賓米百筥筥半斛此米八筐筐五斛以量言之則八筐者殺於君米二筐也所以下之此亦陳於其館之外門外

郝氏曰大夫卽卿方曰筐其實五斗

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

敖氏曰賓出門左西面拜迎聽命老東面致命賓還北面拜乃適老右受此使老致之者大夫之臣老爲尊也賓於老乃拜迎之亦重其爲使也大夫不親餼者以其禮輕不欲煩賓且辟君禮也君歸饗餼於朝君則親致於賓亦使

卿

郝氏曰老家相太牢先牛故老牽之

世佐案賓受大夫之餼乃稽首者以大夫勳者稽首受其饋幣故亦以是答之也受于門外故無饋且辟君使也

上介亦如之

敖氏曰然則此牢米亦如賓矣蓋以其具不可得而殺故也

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註曰米六筐者又無梁也士亦大夫之貴臣

敖氏曰米六筐蓋黍梁稷各二筐也不言受之之禮如賓可知

郝氏曰士邑牢少宰先羊故士牽之

世佐案下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然則大夫所歸之米皆有粱也註誤當以敖說爲正

右大夫餼賓介

公於賓壹食再饗

註曰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

疏曰此篇雖據侯伯之卿聘使五等諸侯其臣聘使牢禮皆同無大國次國之別是以掌客五等諸侯相朝其下皆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飡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又云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望不得以君決

臣也

敖氏曰案註云互相先後謂食居二饗之間也

郝氏曰食設飯以食之饗設酒以饗之食饗于廟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註曰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

敖氏曰燕亦無常數異於朝君也

郝氏曰燕于寢熟味曰羞新物曰俶

賓介皆明日拜于朝

敖氏曰上惟見賓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之下也賓與介之拜賜各主於其所受者也饗賓燕賓之時介雖與焉然禮不爲已故不必拜賓於禽羞亦拜之者謝主君之意也

郝氏曰明日食饗燕獻之次日

世佐案言此于介禮之上者欲見賓之拜禮介當從往而介之拜禮賓不偕行也饗賓食賓之時介皆與焉而燕又以介爲賓則其從拜可知上歸饗餼章亦言拜賜于介禮之上是其例矣敖云此文宜在下句之下非上介壹食壹饗

註曰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

疏曰不言從食者公食介雖從入不從食賓食畢介逆出是不得從食矣

敖氏曰云壹食壹饗見先食而後饗也

世佐案此經公食大夫禮主爲小聘大夫而言其介士也故不得從食若大聘使卿大夫爲上介亦宜從食也但禮文散佚是以經不能具疏誤無燕者燕賓之時賓

爲苟敬上介爲賓是亦足以伸其敬矣故不特燕之凡特爲介行禮之時賓皆不與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僮註曰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僮以已本宜往

敖氏曰若不親食之文雖主於君然賓有故而不及往者其禮亦存焉致之各以其爵者賓介之爵不同則所使者亦宜異也古人於所使者或尊或卑亦莫不有義存焉

張氏曰侑幣食禮有侑食之幣周禮典命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不同此所使致禮但取爵同耳不計命數也食禮賓當往君所受禮無僮使者之法今雖使人致禮以賓本宜赴爾故仍無僮也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註曰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

右食饗燕羞獻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

敖氏曰云若食若饗是主於食也蓋饗賓之時介已為介故也

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註曰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

疏曰此直言饗食不言燕其實亦有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酬幣侑幣皆用束錦亦有庭實此致之以大夫不嫌與君同者公作之故也

右大夫饗食賓介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註曰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

敖氏曰玉圭璋也還玉即還贄之義使卿者亦欲與賓相當也

郝氏曰玉以表信信達而禮行還以其信歸之所以受幣還玉

世佐案還玉之義敖得之註及郝說皆似迂曲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

敖氏曰不事至乃襲辟君也不言出請入告文省也禮不主於已故不拜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之也大夫亦襲至席

門乃執玉

世佐案賓於大夫迎而不拜帥以入而不揖皆以其執主器不敢與之爲禮也既入賓止于庭三分庭一在北不同升故亦無讓

大夫升自西階鉤楹

註曰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

敖氏曰必云鉤楹者見其入堂深而東行也下文云賓自左南面受圭則是大夫南面立於中堂少西而致命也南面致命而不東面者宜別於親受者且尊者之禮異也

世佐案鉤楹之下不言大夫致命及其位面疑有脫文賓自碑內聽命

註曰聽命於下敬也

敖氏曰負碑北面立於此鄉致命者也

世佐案碑內碑北也必云自碑內者見其中庭而立且近堂也然則致命者蓋南面於堂中央矣敖云於中堂少西致命非聽命不拜以其不主於已也

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註曰自左南面右大夫且竝受也退爲大夫降逵遁

疏曰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席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

朱子曰或舍於大夫席中則當退於堂之西北負室牖而立

敖氏曰升自西階非受玉之正主也亦鉤楹由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玉當訝受乃南面竝受者代受之示異也二人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面賓退負右房而立俟降階之

節也必俟於此者辟主位且便於降記曰卿館於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

世佐案升不由阼不敢以主人自居也左大夫之東也自左受授受之正法也退左還而退于西右房西房也房以向南爲正郝云升堂西爲左東爲右右房卽東房非歸賓饗餼章云及席門爲館于大夫者言也此云負右房爲正客館言也經文互見之例類然敖氏據此而決大夫家亦有左右房亦非

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

註曰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爲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賓還阼階下西面立

敖氏曰中庭西方南北之中也大夫降而至于中庭賓乃發於負右房之位而降蓋以之爲節也自碑內者反其鼻

者所由之塗也旣授上介則復立于中庭

世佐案此章兩言自碑內一言中庭見其升降皆不由堂塗也蓋分庭而行者賓主之禮也此賓與大夫皆代君行禮不敢以賓主自居故皆中庭而行異於常法與賓旣授俟事之處當以敖說爲正

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

註曰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

敖氏曰初入者自帥入以至授介皆如之也還璋爲未入還之

賓謁迎大夫賄用束紼

註曰賄予人財之言也紼紼絲爲之紼之縛也所以還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

敖氏曰謁者已受聘玉則復其常也大夫於賓謁亦謁亦

上介出請入告乃迎之

世佐案於是言謁則還璋之時賓與大夫尚襲矣所謂圭璋特而襲也郝云如初入與還圭同賓謁迎與受圭異以此文亦為還璋而設非賄主君所以報聘也既以圭璋還之而又加以束紉焉厚往而薄來也聘之禮重于享而報聘之物乃輕於報享者其輕財而重禮之義乎且享禮皆受之而於聘則無所受故分別報之亦取相稱而已

禮玉束帛乘皮

註曰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疏曰上文聘賓行享之時束帛加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故云亦言玉璧可知此玉則琮也以其經言玉故以玉言之若然經言束帛兼有束錦矣

敖氏曰不言迎大夫文又省乘皮先設束帛加玉如享禮世佐案玉謂璧琮也禮玉者謂受其玉而以束帛乘皮禮之所以報也禮玉是此禮之名猶言賄贈也觀下經兩言禮玉斯可見矣束帛大夫所奉也乘皮庭實也以此二者遺聘君而不用玉嫌于還之也註疏及敖說皆誤享君享夫人凡二次而禮之惟一次者以聘既兼報之故報享亦不分君與夫人也又案註云亦言玉璧可知也者釋經所謂玉乃是璧而非琮也亦者亦上文還玉于館之玉註以為專指圭也疏亦不得其解束錦是賓私覲之物豈得與享禮同報之疏云兼有束錦尤誤皆如還玉禮

敖氏曰皆者皆賄與禮玉也禮玉之庭實不在如中是亦大槩言之耳

大夫出賓送不拜

右還玉及賄禮

公館賓

註曰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

敖氏曰館者就其館之稱也此禮在還玉之明日是時公蓋立於賓館之外門東向亦接西塾

世佐案公所立處當依下註在賓館之廂門外敖云於外門非

賓辟

註曰不敢受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廂門乃下敖氏曰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故經以之為稱此辟字

義與上文所云者異

上介聽命

註曰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

敖氏曰上介聽命蓋西面於門外之東塾少南不敢當君也

世佐案聽命之禮當北面其立處則經無明文未敢質言也註及敖說俱未的或云當門之南或然與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

註曰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

敖氏曰拜聘享與問謝聘君也所謂拜賦也拜送賓以賓將去也

張氏曰擯者歷舉四事而君拜之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

註曰賓從者實爲拜主君之館已也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

郝氏曰以主君有拜四事之命不敢受于其館而更請受命于朝人臣之禮也

世佐案臣之出聘也君親命之于朝而後行故其將反也亦請主國君命之蓋以臣禮自居也此實拜辱而其辭則曰請命謙也拜辱賓主之禮也周禮緣其意而此則據其辭所以異耳

公辭賓退

註曰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爲且將發也周禮曰賓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

世佐案辭辭其請也賓不拜而退不敢與敵者拜辱之

禮同也凡拜辱之禮所拜者不見拜于門外乃退

右公館賓

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

註曰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

敖氏曰乘禽雖輕受賜多矣故爲之三拜三拜則不稽首此禮在公館賓之明日

郝氏曰乘禽鷺鴨之屬可羣畜者曰乘聘義云乘禽日五雙至是乃拜者物小賜頻故于臨行併拜三拜報其頻也訝主君所使迎賓客者周禮秋官有訝士記云卿大夫訝此蓋大夫也凡拜賜不親見入告出報皆訝聽之聽待也世佐案三拜不言稽首文省耳乘禽微物也必拜之者君子不虛取于人况國君乎訝大夫也見下記凡賓之拜賜皆訝聽之於是乃著之者以其爲拜禮之終也

遂行舍于郊

註曰始發且宿近郊

右賓拜乘禽遂行

公使卿贈如覲幣

註曰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覲幣見爲反報也

敖氏曰出郊而後贈亦異於答聘君之節也如覲幣帛用束也其庭實亦有焉親受覲而使人贈君臣之禮也

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

註曰不入無償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也  
敖氏曰舍門外受之變於來時也無償以其答已之覲故也

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

敖氏曰於上介用束帛庭實於衆介各用束帛

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

敖氏曰親贈爲報其面故不嫌與君禮同此所贈者皆用錦也賓與上介之庭實亦同大夫親贈賓上介而使人贈衆介以其降等也亦爲曷者不親受

士送至于竟

敖氏曰司儀職言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客其入也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其出也如入之積聘義亦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是篇前後皆不見之未詳

世佐案周禮及聘義所言皆待諸公之臣之禮也是篇則主爲侯伯之臣故異鄭註周禮云侯伯之臣不致積是也

右贈送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

註曰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

敖氏曰不敢徑入恭也請反命其亦使次介與

朝服載旌

註曰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

敖氏曰載旌為反命也君既許乃可為之及郊即載之者出時受命至此而斂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至已之門外乃斂之

禳乃入

註曰禳祭名也為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

敖氏曰入謂入國也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

介皆否

註曰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士介也

疏曰賓之公幣有八郊勞幣一也禮賓幣二也致饗餼三

也夫人歸禮幣四也侑食幣五也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

贈賄幣八也此八者皆主君禮賜使者皆用束錦故曰公

幣賓之私幣略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

饗有酬幣皆用束錦則是十六有三卿郊贈則十九也其

上介公幣則有五致饗餼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侑食幣

三也饗酬幣四也郊贈幣五也降於賓者以其上介無郊

贈贈當勞幣又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也上

介私幣有十一主國三卿五大夫或饗或食不備要有其一則其幣八也又三卿皆有郊贈如其面幣通前則十一也主國下大夫嘗使已國者聘亦有幣及之則亦有報幣之事其數不定

朱子曰案經文主國禮賜無有夕幣疏於上介公幣云無郊贈及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則前公幣中夕字當是饗字之誤而其次亦當在再饗之前  
放氏曰此乃入謂入公門也

張氏曰註云禮於君者不陳謂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不陳之者以使者將親執以告

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

註曰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

張氏曰不令相掩蔽

敖氏曰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然則

此於庭實之皮其各重累陳之乎是禮蓋主於有皮者言

也若無皮者則束帛奠之於地與不布幕別於君物也

世佐案此陳幣之法與夕幣相似上經云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此亦然云皮左者謂皮則加於其在左者容有馬則奠幣于其前也庭實不皆用皮此則主為皮而言故其句法如是註及敖說皆誤

公南鄉

註曰亦宰告于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

疏曰此陳幣當如初夕幣之時是以鄭此註亦依夕幣而言之

世佐案註云出門謂出寢門

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

註曰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竝立東上

疏曰此言亦者亦初行受于朝時

世佐案是時君臣面位皆與受命時同註云士介隨入竝立東上此初入之位介亦在賓右也經云使者北面  
上介立于其左則君揖使者進之之位也經不見初入之位文省也所執之圭璋亦賈人取之于櫝而授之不  
言者以其授受不在君前略之也使者執圭垂纁上介  
執璋屈纁皆象其初受之時也執圭璋不襲敬主于君  
也

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  
某君某君再拜

註曰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世佐案此二句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

世佐案某宮所聘之國之太祖廟也某太祖諡不云太  
廟者在已國謂之太廟異國之太廟亦必舉諡以別之  
嫌也敖氏據此而謂受聘享不在太廟非

宰自公左受玉

註曰亦於使者之東同面竝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  
疏曰凡竝授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受由其右者因東  
藏之便

敖氏曰既受玉則屈纁矣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註曰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於某  
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于某宮可知略之

敖氏曰致命卽反命互文也反者復其所自出致者傳其  
所自來其實一耳

張氏曰受上介璋賓受之也賓受璋當亦垂纜而致命本以君夫人聘君夫人但夫人無外事亦君命之故言致命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

註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

疏曰賄幣束紘也以其禮於君者不陳明在外也

世佐案某子指還玉大夫某大夫氏

禮玉亦如之

註曰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後取皮也

疏曰此卽上云禮玉束帛乘皮也

張氏曰賓將告君之時上介出取玉帛士介取皮賓執玉

帛以告宰受玉帛士卽自士介後居其右而受皮向東藏之

世佐案亦如之者謂執其束帛以告也報享不用玉說見上註云束帛加璧非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

註曰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

郝氏曰禮幣謂其君初饋禮使臣之幣獨執此言禮者此主君在廟所親授也

張氏曰自郊勞至贈行八度禮賓皆有幣執郊勞之幣而歷舉其全以告也

世佐案禮幣郝說得之於八幣之中獨執此者以其行聘享之時所受故重之也

公曰然而不善乎

註曰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

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註曰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授宰者當復陳之

世佐案授上介幣告畢也必授上介者反之于所受也

上介受之復奠于故處

私幣不告

註曰亦略卑也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

註曰勞之以道路勤苦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

註曰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

言某

某當依句讀作其

為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

孝也

疏曰此獻物謂入賓者下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

賓有私獻于彼君彼君亦有以報之則此獻者也

敖氏曰此所獻者其賄禮中之物與傳云厚賄之是賄禮

之厚薄不常也厚薄不常故有獻有否

世佐案所獻之物當以疏說為正蓋雖受于彼君而不

在公幣之內故以之將敬也賄禮之屬皆所以遺君非

已物也詎可云獻乎若者或有或無也容不私獻于彼

君則亦無所受賜以為獻註云大夫出反必獻乃私行

之禮

見曲禮

而援以證此非獻者亦執其物以告曰某君

之賜明其物所自來也註云謙不言其為彼君服御物

亦非

君其以賜乎

傳禮集解 卷八 三

註曰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已也  
世佐案此言其物不足以共服御君其收之以為賜賚  
之需乎乎者不敢必君受也使者釋此辭畢公乃命宰  
受之

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

註曰徒謂空手不執其幣

敖氏曰徒以告下賓也如其盡言賜禮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

註曰士介四人旅答壹拜又賤也

疏曰君勞上介上介再拜稽首君答拜不言再拜則君答  
上介一拜矣勞士亦如之不言皆則總答一拜矣答賓再  
拜答上介一拜介已賤矣士介四人共答一拜故云又賤  
也此一拜則周禮大祝九拜七日奇拜彼註云一拜答臣

者是也曲禮云君於士不答拜此以其新行反命而勞苦

之故異於常也從通解節本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

註曰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  
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  
宰以上幣授之

敖氏曰使者拜而君不答者以其拜受於宰也凡臣拜受  
君命於擯贊者則君不答之其例見於此及燕射命賓之  
儀是或一禮與

世佐案公不答拜者以其惠不出於已也答之嫌于已

賜

賜介介皆再拜稽首

註曰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



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

乃退

註曰君揖入皆出去

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

註曰將行俟于門反又送于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

乃退揖

註曰揖別也

使者拜其辱

註曰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

敖氏曰此與上文所云大夫拜辱之意同拜之亦於門外

之左

世佐案使者即于已之門外拜之謝其屈辱送已也註

云隨謝之非

### 右歸反命

釋幣于門

註曰門大門也圭于闈布席于闈西闈外東面設洗于門

外東方其餘如初于禰時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

見也

敖氏曰行為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為內外之限入則禮

之也

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

註曰告反也

疏曰亦司宮設席于奧東面右几

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既筵几則祝先入主人後入主人在右贊者乃盥

薦脯醢

郝氏曰室在廟堂之後所謂奧也脯醢薦神也

觴酒陳

註曰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

疏曰不言奠而言陳以其下仍有室老及士獻以備三獻

故言陳陳有次第之言也

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下云三獻則此觴乃用爵也陳者主人與酌奠于薦南也以觴與籩豆並列故謂之陳既奠反位及祝再拜祝釋辭主人又再拜其後二獻則惟獻者於既奠反位再拜而已出釋幣而入釋奠禮相變且欲行飲至之禮也

郝氏曰觴爵屬觴酒陳備獻也

世佐案觴爵觶之屬酒尊也變尊云酒者見其無元酒也皆贊者陳之以備獻酬之用也其陳之之處蓋亦與祭時相似酒盛于尊在房戶之間觴貯于篚在洗南也

此但言其陳設之事耳註疏及敖說皆主人初獻禮釋之誤先薦而後陳設異于祭

席于阼

註曰為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於室異於祭疏曰祭時皆於室內受酢有尸其酢又以尸爵此皆異

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設酢席于阼變於祭且為將與從者為禮於堂也主人既獻則酌而自酢與祭而有尸者之儀異

世佐案為主人布席將酢於是也未酢而先設席祭于室而酢于堂皆與正祭異

薦脯醢

註曰成酢禮也

疏曰特牲少牢主人受酢時皆席于戶內有薦俎此雖無

俎亦薦脯醢于主人之前以成酢禮也

世佐案薦薦于主席也薦之當在初獻之後受酢之時乃言于三獻之上者因設酢席而併及之爾非其次也特牲少牢受酢于室皆無薦俎因尸之餘也有司徹受酢于堂薦俎俱有此酢于堂而有薦無俎亦其異也無俎者以其不殺也席于戶內而有薦俎惟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之時爲然疏說欠明

三獻

註曰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疏曰正祭有尸三獻皆獻尸訖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今此無尸皆自酢獨云主人者主人爲首正故舉前以包後故氏曰亞獻三獻皆不薦也每獻奠爵相次而南主人初獻而酢于阼則亞獻三獻者皆酢于西階上矣

郝氏曰三獻謂初獻禰主人自酢再獻室老室老酢主人三獻士士酢主人

世佐案獻獻神也三者主人也室老也士也正祭以主人主婦賓長爲三獻今主婦不與而取士者以其皆從行之貴臣故助主人釋奠也郝說非

一人舉爵

註曰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之未舉也

疏曰此欲獻酬從者不得酌神之尊是以特牲行酬時設尊兩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鄭註云謂酬賓及兄弟則此亦當然故知別取酒也

敖氏曰舉爵舉觶也亦如鄉飲舉觶之爲

世佐案一人贊者也舉爵謂舉觶于主人奠于薦右而未舉俟行酬時乃舉此觶也

獻從者

註曰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上

敖氏曰此獻蓋自室老始行酬亦如之獻亦以爵行酬乃出

註曰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

敖氏曰行酬者行酬酒也出謂主人以下亦既徹闔牖戶而後出也獻從者而行酬所謂飲至也楚令尹子重伐吳歸而飲至用此禮耳國君則既飲至又或有策勲之事傳曰凡公行告宗廟反行飲至合爵策勲焉禮也

上介至亦如之

敖氏曰如其釋幣告至也

右釋幣于門告反于禰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

註曰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

敖氏曰入竟則遂爲其已承主國君之命也不郊勞

註曰子未君也

敖氏曰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夫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然則大夫請行者其以賓入與不筵几

註曰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

疏曰鬼神所在曰廟則殯宮亦得爲廟則設几筵亦可矣但始死不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傍無几筵也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告殯殯東有几筵者鄭云明繼體也

敖氏曰此亦受於庶不筵几者變於君親受之禮也

世佐案當以註疏為正筵几所以依神也於殯宮則不

設之臣子之心不忍以神禮待始薨者也必受于殯宮

者有二義一則大夫方為君持服不可以入庶攝行禮

二則所聘者故君也雖薨而聘君之命不可以不達故

就殯宮致命焉在使者為不廢命在主國為不死其君

也敖說非

不禮賓

註曰喪降事也

敖氏曰禮當作醴君喪則使大夫受故不醴賓以其非正

主也

世佐案行聘享訖而以醴酒禮賓君受聘于庶之禮也

今受者非君受之之所又不在庶其不行此禮也宜哉

主人畢歸禮

註曰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饗餼饗食

賓唯饗餼之受

註曰受正不受加也

敖氏曰唯受饗餼者以主人雖不遭喪亦歸之饗餼故於

此受之而不辭不受饗食者則以主人有喪不宜饗食已

故雖致之亦不受也受饗餼則飧亦受可知飧饗餼之細

也

世佐案受饗餼者以其所歸皆行者所必需也饗食之

屬所以禮已則辭之而已

不賄不禮玉不贈

註曰喪殺禮為之不備

敖氏曰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

爲辭故闕之贈者所以答私覲遭喪則不覲故主國亦不  
宜贈

張氏曰賄謂束紡禮玉謂以束帛乘皮報享贈謂賓出至  
郊以物贈之

世佐案周禮掌客職云凡禮賓客札喪殺禮謂此也此  
以禮玉與賄贈並言則其爲禮名而非以玉報享明矣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  
註曰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  
也其他謂禮所降

疏曰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敖氏曰此大夫庶受之禮卽記所云者是也遭君喪之禮  
凡所降者各有其義此亦遭喪也故因其禮而用之耳其  
義則或合或否而不能盡同

世佐案亦受于庶者君不敢以已之私喪而廢公事也  
使大夫者大夫爲君之妻長子之服差輕可以接吉也  
其他謂自不郊勞以下亦因喪而殺也受于庶而不筮  
几不禮賓者辟正主也下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者  
謂君有疾病及他哀慘之事非遭夫人世子喪之比也  
其受玉之儀雖同而服式則異彼時皮弁服此則長衣  
練冠如下文所云也敖氏一之非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註曰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  
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必純凶接純吉也吉  
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  
半耳君喪不言死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

疏曰此長衣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爲異去衰易冠者

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脫去六升九升之冠而著練冠也聘是純吉禮爲君三升衰裳六升冠爲夫人世子六升衰裳九升冠是純凶禮麻經與屨不易直去衰易冠而已故云不以純凶接純吉長衣中衣深衣三者皆用朝服十五升布六幅分爲十二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則異玉藻云長中繼揜尺鄭註云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此鄭云吉時之服純袂寸半者純爲衣裳之側袂爲口緣皆寸半表裏共三寸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以綵純素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以此言之則長衣中衣皆用素純若然臣爲君斬爲夫人世子期輕重不同今受鄰國之聘禮同用長衣練冠者但接鄰國者禮不可以純凶故權制此服略爲一節耳向來所釋皆是主君始薨假令君薨踰年嗣子卽位鄰國朝聘以吉禮受之於廟故成十

七年經書邾子貜且卒十八年邾宣公來朝傳云卽位而來見踰年可以朝他國他國來朝亦得以吉禮受之於廟矣雖踰年而未葬則不得朝人人來朝已亦使人受之於廟於夫人世子亦然以其本爲死者來故也  
敖氏曰此遭喪亦謂遭主君喪也主人卽大夫文互見耳主君喪而受之之服如此則夫人世子之喪其亦皮弁服以受與

世佐案此遭喪亦謂遭夫人世子之喪也主人長衣練冠者以其廟受聘禮不可純用凶服而大夫新有期喪又不可以吉服將事故制爲此服以通之居喪得易服者以其期服差輕而接鄰國禮重也若主國君薨致命于殯宮則主人當凶服以受蓋三年之喪旣成服無時而可釋者服重而聘輕也書顧命成王崩康王以冕服

傳身系 卷八  
受顧命見羣臣儒者猶或非之豈受聘禮而顧可去斬  
衰之服脫六升之冠以從之與若既葬踰年則鄰國之  
來聘者爲嗣君也自當受之于廟其服亦深衣練冠與  
踰年而未葬其禮與始薨同夫人世子之喪既葬則使  
大夫以吉禮受之於廟矣

右遭喪

世佐案文六年左傳云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  
禮以行卽謂是也其儀節與常聘異者蓋多矣經不能  
具也然因是而推之則其降殺變易之數亦略可觀矣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

註曰既接於主國君也

敖氏曰後謂使者既行之後也云入竟則遂是未入竟則  
反而奔喪矣君薨則其國使人告使者而不反之以其行

或有遠近故也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

註曰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  
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  
也

疏曰本國遭喪赴者有兩使一使告聘者一使告主國赴  
主國之使未至是以未可爲位受人吊禮

敖氏曰赴告喪者之稱也其哭也亦爲位奔喪曰諸臣在  
他國爲位而哭亦謂此時也

世佐案哭于巷別于私喪也巷哭則不爲位可知奔喪  
所云赴者既至之禮也亦容有私事出疆及聘而未入  
竟者敖氏引之非又案赴主國君者猶未至而使臣得  
先聞之者以其國當遣急使告之使得未入竟而反故



聞在赴者至之前也

受禮不受饗食

世佐案禮當作醴謂以醴酒飲賓也醴與饗食皆主君所以禮已而有受有不受者以醴與聘享同日不可不終其事且其義不尚味故得受之至于饗食則唯主於飲食而已已既聞赴自不當復與敖云雖歸之猶不受是也饗食在行聘後不一日而言于赴者至之上者容赴者之至有遲速且以見斯禮也赴者雖未至亦在所必辭也不言饗餼者以其所歸如米禾薪芻爲行者所必需其勢不得不受而方歆粥水飲之時則鼎饌之屬又無所用之受否不一故空其文也註以受禮爲受饗餼非

赴者至則衰而出

註曰禮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

疏曰凶服將事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

敖氏曰但云衰而出則其出也非爲聘事矣以此見赴者之至例在聘日之後也

張氏曰禮爲鄰國闕襄公二十三年傳語謂鄰國有喪爲之徹樂也

世佐案敖說得之蓋使者出竟在君未薨之前則赴者之至自宜後于聘且聘者君生時所命也既將命而後發其凶問亦事之次也若然則聘時吉服之義明矣

唯稍受之

註曰稍稟食也

疏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從者既多不可闕於稍食案

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稟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稟爲稍  
敖氏曰稍謂漿飲乘禽之屬以其稍稍給之故謂之稍漿  
人職云共賓客之稍禮記云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亦可  
見矣

郝氏曰稍受牲牢之類則不受

世佐案稍謂米禾薪芻之屬掌客云賓客有喪唯芻稍  
之受是也敖以漿飲乘禽當之非漿飲乘禽非有喪者  
所宜受也上云不受饗食則饗食之外容有可受者此  
云唯稍受之則稍外更無一受者矣此赴者至與未至  
之別也

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

註曰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

疏曰祭禮記奔父母之喪升自西階此復命於殯亦升自

西階法生時出必告反必面

敖氏曰亦衰而執圭也升自西階而不升堂告殯之禮然  
也是時上介亦執璋立于其左

郝氏曰使臣歸國復命于殯如事生也升自西階殯在西  
階也不升堂臣見君于堂下也

世佐案敖云衰而執圭是也或泥雜記執玉不麻之文  
謂復命畢而後反喪服非上經云衰而出在他國尚可  
以凶服將事豈於殯前獨不可乎且既成服固無可釋  
之理也復命之辭見上文殯在寢西階上使者釋辭畢  
北面坐奠圭于殯南席上降宰亦喪服升自西階北面  
坐取圭降自西階以東是時上介執璋立于階下少西  
子卽位不哭

註曰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

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

疏曰案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

敖氏曰子者諸侯在喪之稱子位在阼階上不哭者子臣同

辭復命如聘

註曰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

張氏曰徧復命於殯如聘禮之常但不代君作勞辭耳

世佐案辭復命謂自受上介璋致命以下是也云如聘亦大略言之耳其實賄幣禮玉皆不受則不告賜禮所不受者言亦不及之無勞無獻皆其異者也每告則升璋則奠之殯南禮幣則以授上介上介奠于故處

子臣皆哭

註曰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

世佐案臣謂羣臣在朝夕哭位者於是乃哭者因使者之歸而感君親之不見也於其哭也使者與介皆出與介入北鄉哭

註曰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

疏曰復命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賓介新至故於殯前北鄉也

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云入者既復命則出至是乃更入蓋復命奔喪宜異其節也奔喪云奔喪者非主人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然則使介此時之哭亦在西方之中庭而西上與

世佐案與介入之義敖得之疏誤

出袒括髮

註曰悲哀變於外臣也

張氏曰子奔喪則袒括髮於殯東矣

入門右卽位踊

註曰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

疏曰奔喪云袒括髮於西階東卽位踊襲經於序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亦當襲經於序東故鄭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

### 右聘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註曰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疏曰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則皮弁吉服大夫以下

春秋宣八年公羊傳文何氏註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境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明至彼所使之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

敖氏曰云哭于館者嫌其不敢發哀於主人之廡也昔曾子與客立于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正此意也不饗食謂主君饗食已則不往也其致之則斯受之是亦異於其君之喪

世佐案唯云不饗食則其他皆受之矣牲牢乘禽之屬亦得受之者雜記云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是也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註曰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疏曰既以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敖氏曰經但見其未及郊之禮耳若君既許其反命則朝服而帥衆介以行也

世佐案奔喪之禮有二一是平時聞赴遂歸在道不及成服則服深衣素委貌至家三哭之明日乃喪服杖于序東所謂三日成服也是一是以君命出使不得遽歸則成服于外至家固已喪服不俟三日所謂若不得行則成服而后行也此經所陳即成服而后行之事然則出

公門即反喪服矣疏乃引未成服而奔喪者之禮以釋之非

右賓有私喪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

註曰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

疏曰若未入竟即反來殯非謂殯於館斂於棺而已

從句讀節

朱子曰案周禮註疏云權殯於棺此疏非是

敖氏曰賓即其館而殯之也尸未得歸故權殯於此云殯則不以造朝矣

姜氏曰遂謂遂使事也主人謂主國執事者

介攝其命

註曰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

君弔介爲主人

註曰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竝命於君尊也

疏曰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敖氏曰凡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君爲之主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爲主人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爲尊故也君弔蓋皮弁服禮諸侯弔於異國之臣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不錫衰則惟皮弁服矣此賓死於外雖已殯主人蓋未喪服也介爲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凡諸侯弔主人必免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註曰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

郝氏曰主君歸禮幣取供喪用不必如賓周禮掌客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是也

世佐案此謂歸于賓者也

介受賓禮無辭也

註曰介受主君賓已之禮無所辭也有賓喪嫌其辭之郝氏曰介代受賓禮直受之無復如賓存禮辭所以明代也

世佐案此謂歸于介者也介既攝命行禮則主國卽以待賓之禮待介介皆受唯無辭爲異無辭者辟正賓也辭謂自郊勞至于贈賄賓皆禮辭而后受之

不饗食

敖氏曰與私喪同亦致則受之

郝氏曰主君饗食介皆不就不以飲食爲悅也

張氏曰前經云上介壹食壹饗

世佐案此亦謂壹食再饗張說誤

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註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

疏曰國君有三門臯應路又有三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

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應在臯門外經直云止於門

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於大門外外朝之上

姜氏曰門外治朝之門外也疏謂國君三朝則是謂三朝

內外之位則非詳考天子有五門臯庫雉應路而諸侯合

臯庫爲一門雉應爲一門路門又爲一門此固國君之三

門也至三朝因乎三門外朝在臯門內卽庫門也治朝爲

正朝在應門內卽雉門也內朝在路門內卽寢門也而乃

謂應門外無朝外朝在臯門外也何哉疏所以致此弊者

意以柩不應直造正朝其所造者乃外朝而經云止于門

外則外朝又必在第一門臯門之外也不知其說絕無根

據與朝制既不相合而于經義亦多未明玩本經賓介始

受命于治朝則合反命于治朝且賓死介將命以賓柩造

于鄰邦之治朝則賓死介復命又合造于本國之治朝其

止於門外者造于治朝之門外則固造于朝矣析言之有

門外門內之分統言之朝門卽朝也柩止朝門而介將命

禮合下當如是若如疏家之意殆疑舉柩朝堂之爲非而

遂以滋此弊也不亦率哉

世佐案疏臯應當作庫雉說見上經云止于門外而註

云造朝者朝是公所之總名故大門外亦得謂之朝也

疏必以外朝釋之似泥姜以謂治朝之門外亦非又案

周禮朝士註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

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康成則謂庫門在雉門外外朝在庫門之外畢門之內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二說不同今以後鄭爲正以其說推之諸侯之內朝一在路門內卽燕朝也一在路門外雉門內所謂治朝也其外朝則當在雉門之外庫門之內其朝位在庭中有樹處非別有屋宇也疏謂外朝在畢門外固非姜氏辨之亦未明故復

論之

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

註曰卒殯成節乃去

疏曰卒復命謂復命訖送之謂送至賓之家殯喪之大節卒殯而後君與介乃去也

從集說節木

敖氏曰卒殯謂既奠乃去也大夫之喪自外歸載柩以輜車舉柩由阼階升卽適所殯

世佐案大夫之喪至自外之禮見雜記殯在兩楹之間若大夫介卒亦如之

註曰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

張氏曰亦如之謂在聘國及反本國諸事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

註曰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

君不弔焉

註曰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若賓死未將命則旣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註曰未將命請俟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



有禮集錄 卷八  
敖氏曰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于席如賓禮既則歸而殯之於館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

敖氏曰於賓言止於門外於上介云造於朝文互見也

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註曰往謂送柩

敖氏曰賓送上介已見於大夫介卒亦如之之中故惟主士介而言也不言君弔其在既殯之後乎是亦降於賓與上介也

右賓介死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

註曰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覲也

疏曰不禮者聘訖不以齊酒禮賓面不升者謂私覲庭中受之不升堂

敖氏曰受於席而不筵几禮差輕也禮亦當作醴凡受禮而設筵几乃醴賓此不筵几故不醴賓亦相因而然也面不升以其爲下大夫也其禮如大聘之上介特初覲不與士介同入爲異耳郊勞乃使臣之禮故言於君禮之後云獻繼不享而言謂聘君之獻也經記於大聘皆不言聘君有獻於主君及夫人而此於小聘乃以有獻不及夫人爲異亦未詳

郝氏曰獻隨意獻國所有不筵几不行禮于席也

世佐案享與獻皆聘君之所以遺主君也而其別有二享必以玉帛庭實獻則隨其國之所有而已一也享君與夫人皆有之獻君而已不及夫人二也大聘享而不

儀禮集解 卷八  
獻小聘獻而不享輕重之差也註以獻爲私獻非敖氏  
知獻之出于聘君而不知卽所以代享宜其疑而不能  
析也云不筵几則亦在席可知受大聘于太祖席受小  
聘蓋于親席與

其禮如爲介三介

註曰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

張氏曰禮主國待賓之禮謂饗餼食饗之屬如待大聘時  
大夫之爲上介者其賓則士三人爲之介也

世佐案小聘之賓與大聘之上介皆大夫也故其禮如  
之三介下其卿二等也然則大國小聘五介小國一介  
與

右小聘

記

久無事則聘焉

註曰事謂盟會之屬

世佐案事謂與鄰國相接之事卽下文所謂有故是也  
或因事而聘則及當聘之期不必再聘惟久而無事則  
必使卿聘焉所以繼舊好而聯邦交也記但云久而不  
明言其年數者同方嶽之諸侯又各視其遠近親疎以  
爲之節無定期也

右記聘期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  
書於方

註曰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書文也今  
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

疏曰簡據一片策是衆簡相連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

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註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註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之字數從通解節本朱子曰此簡之長及字數皆未詳或六經之策皆二尺四寸乃與下數合當更考之

敖氏曰故猶事也此與經之所謂有言者互見爾卒已也聘者兼享而言束帛加書以書加於帛上也將命之時但稱言以達其君之書而已未必言及其故

張氏曰有故如告糴乞師之類卒聘倉猝而聘不待殷聘之期也字多書於策策以衆簡編連也字少書於方一板可盡也

世佐案卒聘之義敖得之張誤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註曰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主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

疏曰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故知人是內史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故知此書亦璽之也

敖氏曰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於庭門外必與客讀之者欲其審也不於內讀之者客降則出矣無其節也

郝氏曰讀其書於廟門外公事使衆聞也

張氏曰讀諸門外就門外燕閒之處讀之

世佐案讀書不於庭中者以客在門外宜就之也是時卿大夫以下皆卽位于庭中則門外乃清靜之所告請多是密事故就此讀之豈欲使衆共聞之意乎郝說過

矣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

註曰爲書報也

敖氏曰大夫卽還玉之卿也束帛言其是卽彛者加書者也以其束帛反命亦如還玉之義蓋以之爲信也此一節當繼禮玉之後不見於經者以其或有或無不可必

明日君館之

註曰旣報館之書問尙疾也

敖氏曰此反命蓋與還玉同日而明日君館之則無此禮者其館之之節亦可見矣

世佐案此以見反命之節在館賓前一日也

右記因事而聘

旣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

註曰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

朱子曰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註言未知所之非是

敖氏曰見宰見之於其官府也幾月之資公費也問之者欲以爲私費之節度也宰制國用故問之

使者旣受行日朝同位

註曰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別於其處臣也

敖氏曰日朝每日常朝也經惟見夕幣與受命之位故記明之

郝氏曰受行日謂受命啓行日朝同位卽前使者載旛帥以受命于朝使者入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所謂朝位也

張氏曰未受命行以前卿大夫士面位各異

世佐案此見受行之後夕幣之前每日朝位也卿大夫

士尊卑有間矣至是乃同其位者示奉命而往榮辱苦

樂無不共之所以一眾志也疏及郝氏張氏皆於日字

絕句非當以敖說為正

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

註曰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

之奠於較為行始也詩傳曰較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

秋傳曰較涉山川然則較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

是以委土為山伏牲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脯祈告也卿大

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

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較作較

疏曰凡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釋幣於行者謂平適道路

之神出國門釋奠於較者謂山行道路之神案月令冬祀

行鄭註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

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較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為較壤

大小與之同鄭註夏官大馭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

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周禮犬人掌

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註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故知

有伏牲其上周禮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較王自左馭

馭下祝登受轡彼天子禮使馭祭此大夫禮故使者自祭

云其牲犬羊可也者犬人職所云是用犬也詩云取羝以

較是用羊也是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之言可者人君

有牲大夫無牲直用酒脯

敖氏曰道祭謂之較者為既祭而以車較之因以為名也

釋較者釋其所較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為神祭之如

義禮集編

士虞禮佐食爲神祭黍稷膚祝祭酒之爲

世佐案始行而祭曰祖詩云韓侯出祖是也較較壤也釋較者舍其所祭之物于較上也鄭註月令乃較字的解又因祖行之祭皆釋奠于較故或以較爲道祭之名此處祖較並言則祖爲祭名而較爲設祭之處不可混也註引詩傳似誤祭酒脯之解敖得之矣

右記使者受命將行之禮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

註曰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刻上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纁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九寸三公之圭也

疏曰凡圭天子鎮圭公桓圭侯信圭皆博三寸厚半寸刻

上左右各寸半唯長短依命數不同以韋衣木板木板大小一如玉制然後以韋衣包之大小一如其板經云三采六等註云三色再就就卽等也一采爲再就三采卽六等也一匝爲一就三采據公侯伯天子五采子男則二采

讀節本

孔氏曰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纁三寸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旣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爲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規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

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纁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

朱子曰案上記只有朱白蒼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兼其言采就之說詳明今皆著于上覽者詳之

敖氏曰圭謂桓圭也圭與纁皆九寸但言其長同耳若其廣則玉三寸而纁蓋一尺許也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惟據玉而言

郝氏曰朝天子謂諸侯執圭合瑞也刻削也圭形下寬上狹下寬三寸上削寸半上居下半也

世佐案刻上寸半者謂圭長九寸上寸半削之使圓其下七寸有半自若也郝說非是九寸據桓圭而言信圭躬圭皆長七寸

問諸侯朱綠纁八寸

註曰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

疏曰上云三采六等此二采不云四就者臣禮與君禮異子男亦同二采但一采爲一匝二采爲再匝共四等今臣一采爲一就二采共爲再就是二采當君一采之處典瑞

云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覲聘亦是臣二采當君一采之處上公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則自相朝亦九寸上公遣臣相問圭與纁皆八寸則遣臣問天子亦八寸是記於聘文互相備也此言八寸據上公之臣侯伯之臣則六寸子男之臣則四寸各下其君二等

參用通解句讀節本

敖氏曰此言上公聘玉之纁也朱綠者纁之采也典瑞職曰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覲聘則此朱綠蓋合而

爲一就也一就則二等矣二采當去朱而用白蒼乃不然者爲其少飾故存朱而加以綠焉亦尚文之意也上言朝玉與其纁九寸故於此但言纁而不及玉蓋省文耳玉人職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是公之聘玉亦與纁之長同也然則侯伯聘玉與纁當六寸子男則當四寸與世佐案註云二采再就再字誤當依典瑞作一也云降于天子者謂降于朝天子也問聘之小者而所用圭纁如此則聘亦可知故云記之于聘文互相備也皆玄纁繫長尺絢組

註曰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爲地

疏曰上文纁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無事謂在積之時上下皆據垂之爲上下必知上元下絳者上元以法天下絳以法地故也經云纁註云絳者爾雅三入赤汁爲纁絳則赤也故舉絳以解纁

敖氏曰皆元纁此言所用以爲纁者也朝聘之纁皆以元纁之帛爲之蓋表元而裏纁也其表裏則皆絢以采繫者纁之繫也以絢組爲之其絢亦如纁之采與纁言采繫言絢文互見也絢者蓋以采絲飾物之稱舊說以絢爲畫非是語曰素以爲絢兮又曰繪事後素而考工記並言畫纁之事則絢非畫也明矣

郝氏曰天子諸侯纁皆元纁縉爲之繫以束纁絢采色組條也

張氏曰纁以藉玉繫以聯玉與纁組卽所以飾繫者其質上元下纁而又加五采之組也

世佐案皆者皆朝天子問諸侯二圭之纁也元纁者帛



也二圭之纁皆以元纁之帛為之而后畫以三采或二采記先舉其制乃言所以為之者亦釋物之一例也下文絢組言于長尺之下亦然舊說於繫字絕句非纁必用帛者薦玉之物取其細軟也據此則謂以木為中幹而衣以韋者蓋出于鄭之臆說與繫玉于纁曰繫以五色之組為之組似繩而闊長尺者繫玉之餘因垂之以為飾也上經所謂屈纁垂纁者皆謂是爾繫既用絢組則非上元下纁可知愚之舍註而取敖說者以此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齎皮馬

註曰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為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于近郊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少也

疏曰知載大夫幣是宰夫者以其初宰眾官具幣故知載幣於郊付使者亦是宰夫可知  
 敖氏曰經於問大夫之庭實惟言皮此兼云馬是其所用亦不定也

右記朝聘玉幣

辭無常孫而說

註曰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敖氏曰史言其文勝也論語曰文勝質則史辭以達意而已若辭當少而反多則文勝而傷於煩當多而反少則失於略而不足以達意辭苟足以達則不煩不略為得其宜故曰義之至也

張氏曰聘問之辭難豫為成說其大要在謙遜而和悅辭

多則近乎史祝辭少則不足以達意苟足以達意而又不失之多修辭之義於是爲至

世佐案周公謂祝雍曰達而勿多也康王曰辭尚體要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皆千古立言之要旨也記者之言足與相發明矣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註曰辭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

疏曰辭謂賓辭主人答謂賓答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

朱子曰案諸本下句未有辭字註無複出辭字永嘉本張淳識誤曰以註疏考之經下羨一辭字註上合更有一辭字蓋傳寫誤以註文爲經文也當依註疏減經以還註其說爲是今從之

敖氏曰此辭對之辭未詳其所用之節姑闕之

世佐案此舉辭之少而達者以示例也辭者不受其禮對者不許其辭辭與對皆兼賓與主人而言所用之節蓋多矣朱子以此入郊勞章下今卽以郊勞禮論之如君使卿勞賓賓禮辭是賓辭而主國之卿對也及將賓勞者勞者禮辭是主國之卿辭而賓對也其他可以類推矣疏引易旅卦鄭註云皆是介在旁釋此辭非

右記修辭之節因及辭對二言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

註曰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

疏曰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云官師謂中士下士周禮隸僕鄭註云五寢五廟之寢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蓋

前曰廟後曰寢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註云夾室前  
堂又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註云但有大室自士以上有  
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故祭  
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是也又曰曾子問云公館與  
公所爲曰公館鄭註云公館若今縣宮舍也彼是正客館  
彼此兩言之者若朝聘使少則皆於正客館若使多則有  
在大夫廟從通解  
節本

朱子曰疏引曾子問之文如此而下經還玉賓負右房而  
立是不必於廟也明矣鄭註不通當從疏說  
世佐案註云必於廟者謂館于大夫士之家者必于其  
廟而不於寢也不於寢者嫌其褻也大夫士之家廟無  
右房若在正客館則有右房而無廟稱矣其說未爲不  
合朱子譏之似失註意

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註曰管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  
敖氏曰三日五日古人平常沐浴之節也內則言子事父  
母之禮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又云少事長賤事  
貴共帥時則亦足以見之矣

右記賓館

飧不致

註曰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  
敖氏曰不致者宰夫設之而已不以君命致之也必不致  
者遠辟朝君之禮也

顧氏炎武曰此卽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  
命將之恐勞賓也

賓不拜

註曰以不致命

沐浴而食之

註曰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記此重者沐浴可知

右記設飧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註曰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

敖氏曰掌訝職云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其職如是則以降等者爲之宜也云士皆有訝者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使中士訝之中士則使下士訝之也

世佐案訝卽經所謂訝賓于館者周禮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註云此謂

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是也蓋訝有二一是待事于客之訝秋官掌訝是也以中士爲之一是迎賓于館之訝此記所陳是也以降于賓一等者爲之天子二訝俱有諸侯無掌訝卽以大夫士迎賓于館者兼之故下文又言賓就館訝以公使已待事之命告賓也

賓卽館訝將公命

註曰使已迎待之命

疏曰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於客註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

敖氏曰此節宜在卿致館之後將公命蓋於外門內也下

禮同

張氏曰謂以君使已迎待之命告之于賓

世佐案賓卽館謂聘享畢就館之時也敖云此節宜在

卿致館之後非

又見之以其摯

註曰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夫訝者執雁士訝者執雉

敖氏曰言又者見其與上禮相接也訝者既將公命出奉贊以請見賓亦於門外俟之賓未將公事乃不辭其私見者以其因將公命而爲之也

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

註曰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雁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

疏曰訝者擯以贊私見已今還私以贊報見之知使者及上介同執雁不執羔者上文主國卿大夫勞賓同執雁則此使者及上介同執雁可知各以見其訝者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訝者敖氏曰其贊卽訝之贊也復見之以其贊所謂還贊也卿則還雁大夫士則皆還雉於其訝士相見禮云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贊蓋以無復見之禮故也此亦有士見於大夫而不終辭之者以其受公命而爲訝與同國之降等者異故略如敵者之禮不辭其贊而復見之也

世佐案公事問大夫也既將公事卽訝見之明日也問大夫畢而後復見先公後私也必與問大夫同日者答禮尚疾也其贊之解散得之然則上介復見訝亦以雉不以雁者義取還贊與執贊而見者別也

右記賓訝往復之禮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

註曰言國獨以此為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

疏曰此據公侯伯之使者用圭璋璧琮若子男使者聘用璧琮享用琥璜

敖氏曰四器者聘享及夫人之聘享共用四玉器也公侯伯之所寶者圭璋璧琮子男之所寶者璧琮琥璜言惟得用其所寶者以聘見不可用其不當用者也

郝氏曰唯其所寶謂擇其最重者以聘也

張氏曰四器唯其所寶故以行聘非所寶則不足以通誠好矣

世佐案此記聘玉之異當在所以朝天子之上文脫在此耳圭璋璧琮玉器凡四聘享竝行而聘尤重故必以

其所寶者聘也云惟其所寶者五等諸侯所寶不同則所用以聘者亦異公侯伯寶圭璋子男寶璧琮上用則已僭下用則已卑皆不可也經但見公侯伯之聘玉嫌璧琮可以享而不可以聘故記明之且以杜僭與卑之失也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

註曰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

疏曰朝聘陳摺介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使其臣聘又各降二等其次依其步數就西方而置之未行禮之時止於次中至將行禮賓乃出次

從句讀節本

朱子曰案周禮幕人掌相會共帷幕掌次掌張幕此宗人字恐誤

敖氏曰授次授賓次也設次者掌次也宗人則主授之耳君謂朝君也云少退之則似謂在其南而少西也司儀云及將幣車進拜辱賓車進答拜云車進是朝君未嘗入于次也此乃著君之次亦似微異

世佐案次在庫門外之西南授者使賓少憩于此以俟辦也是時擯介猶未陳安得有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之限乎九十步以下是主君迎賓時南北相去之節次則又在其西少退者不敢當朝君設次之處也退退而北次南向故以近門爲退敖說非據此則朝君有次明矣司儀云賓車進者謂當主君出迎之時賓出次登車而進也未迎賓以前賓亦在次不言者文不具耳敖云朝君未嘗入次亦非

右記授賓次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註曰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疏曰此謂將聘於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纜以授賓賓襲受之節

敖氏曰上介凡執玉皆如是不惟將聘授賓之時爲然記者特於此發之耳其餘執玉者亦如之不盡見也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註曰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跼跼如有循

疏曰賓入門皇謂未至堂時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主君之時將授志趨謂賓執玉向楹將授玉之時念鄉入門在庭時執玉徐趨今當亦然若降堂後趨進翼如則疾趨也

敖氏曰讓謂必後主君也經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春秋傳衛孫林父聘於魯公登亦登是不讓也將授謂發於負序之位將授玉也行而張足曰趨曲禮曰堂上不趨執玉不趨特志於趨耳言其急於授君而行速也

郝氏曰讓恭遜也對主君將以圭授之志誠專一疾趨而前如爭先授唯恐遲也

張氏曰註所云審行步者謂審乎君行一臣行二之節也世佐案此節句讀當從註疏讓與志趨之解敖氏較勝郝氏好為新奇而以將授志為一句趨授如爭為一句

謬甚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

註曰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

疏曰授謂就東楹授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

墜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君迴還賓則退出席門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授如爭謂尚疾而不敢留君也承下如送謂既授則以手承公手之下而未即退防玉之失隊也如送者如送客然言其未即退之意也君還東面而後賓退

張氏曰下如送當與論語下如授同解言其授玉時手容也君還謂君轉身將授玉於宰而後賓退而下階若以下為下階退為出席門恐非文次

世佐案此節句讀當從敖義爭爭戰之爭授如爭言授玉時容色論語云勃如戰色是也承下如送敖得之退謂自東楹之間而退也下文方言其下階之容則以此退為出席門者誤矣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

註曰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朱子曰趨進進字衍卷豚義見曲禮卷轉也豚之言若有循

敖氏曰下階謂降而沒階之時也怡和說也於此言發氣怡焉言又趨則鄉者之屏氣戰色足如有循可知矣趨言又者明復其常也

及門正焉

註曰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

張氏曰出門將更行後事此皆心變見于威儀統指賓入門以下而言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註日記異說也

疏曰亦謂方聘執圭入廟門時

敖氏曰鞠躬者敬也如恐失之者慎也

及享發氣焉盈容

註曰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

世佐案發氣與聘時下階同盈容則和氣且溢于面矣正行享禮之時如是聘主于敬享貴于和故其容貌亦異

衆介北面踰焉

註曰容貌舒揚

疏曰此謂賓行聘衆介從入門左北面

敖氏曰於享乃云踰焉以見聘時之不然也然則衆介容

貌之變其節亦略與賓同矣

世佐案衆介謂自上介而下也此蒙及享之文當以教說爲正據此則享時介亦皆從入明矣

私覲愉愉焉

註曰容貌和敬

疏曰享時形容舒於聘時之戰色私覲愉愉又舒於盈容

從集說  
節本

出如舒雁

註曰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雁鵝也

疏曰此出廂門之外行步如鵝又舒緩於愉愉也

張氏曰兼指賓介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註曰復記執玉異說

敖氏曰主敬鞠躬也主慎如恐失之也先言皇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堂主慎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異說

右三記賓介聘享之容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

註曰隨入不竝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

疏曰左先者以皮馬以四爲禮北面以西頭爲上故左先入陳也

敖氏曰皮馬相間謂庭實若相繼而兩設用皮則宜俱用皮用馬則宜俱用馬或不能然則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間而設亦自無害於禮故云可也可者許其得用之辭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

註曰馬出當從廐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  
敖氏曰賓之幣謂將聘君之幣及私覲者也馬亦言幣則  
幣字之所包者廣矣

多貨則傷于德

註曰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  
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

敖氏曰貨指聘物而言聘物有常數若多用之則有重貨  
之意而傷害於其德矣言此者見貨之所以不可多也

世佐案春秋傳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若使所將  
之貨踰于常數則失輕財重禮之義故云傷于德貨謂  
玉帛庭實之屬註專指玉言非

幣美則沒禮

註曰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

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  
而禮之本意不見也

敖氏曰美謂奇巧也聘幣有常制若美爲之則過於禮而  
禮爲之沒矣言此者見幣之所以不必美也上言貨則幣  
在其中矣以其出於人力之所爲故復以美戒之

張氏曰註覆幣之幣疑當作蔽自覆蔽謂其可以爲衣也  
世佐案禮以忠信爲本故幣亦以少文爲貴享用帛賓  
上介覲用錦士介玉錦是其差矣若過爲華靡則外飾  
勝而忠信薄故沒禮書云儀不及物曰不亨亦斯意也

賄在聘于賄

註曰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  
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  
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

郝氏曰賄在猶在賄如舜在璿璣文王世子在視寒暖之  
在察也專尚財賄是賄而已也鄭讀于作爲非  
張氏曰在視也賄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  
是也

世佐案此句未詳姑依註釋之郝氏欲更舊義而爲說  
愈晦今不從

右記庭實貨幣之宜

凡執玉無藉者襲

註曰藉謂纁也纁所以緼藉玉

疏曰凡纁藉有二種若以木爲中幹施五采三采者此纁  
常有不得云無藉今此云無藉者襲據尺綯組纁藉而言  
若席門外賈人啓櫝取玉垂纁以授上介上介謁受上介  
屈纁以授賓賓卽襲受卽此執玉無藉者是也此文與曲

禮同故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謁無藉者則襲是也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謁無藉者則襲 註曰藉藻也

謁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謁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  
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謁亦是也 疏曰此

章之義皇氏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  
見美之時必垂纁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  
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謁衣故云有藉者則謁  
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  
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謁衣謂之無藉者  
則襲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謁時或有襲時也又  
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掌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旣  
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璋旣是寶物不可露見必  
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謁者

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此明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之義熊氏則云采色畫韋衣版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不舊本脫不字垂今從朱子補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賓至主人席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啓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註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以賈賤故不言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註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已明屈纁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故賓與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于行

享之時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

陳氏祥道曰玉有以纁爲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已聘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襲裼所以不同先儒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此說非也

陸氏佃曰無藉若圭璋特是也經言纁又別言藉則藉非纁著矣藉若璧以帛琮以錦之類所謂公降藉受玉于中堂此無藉者之玉也卽束帛加璧裼矣

朱子曰鄭說兩義詞太簡略指不分明疏家所引皇氏熊氏始以垂屈言之但熊氏所云今言無者據垂之也乃與

經文及皇氏并已說上下文皆相反疑其據字之下當脫一不字今已輒爲補之矣至於圭璋璧琮之義則皇氏爲失而熊氏得之但周禮典瑞云璧琮纁皆二采一就而熊氏亦自謂以韋衣版之藉則皆有而又引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則不須藻似亦牴牾疑璧琮雖有藻而屈之當爲無藉特以加於束帛故從有藉之例而執之者楊耳陳氏陸氏則但取鄭註後說而用熊氏之義似亦有理然今未敢斷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

楊氏曰纁有二種賈疏已詳然言纁又有藉者承玉繫玉二種皆承藉玉之義故言藉也但藉字又有一義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也所謂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之時其人則裼也曲禮所云

專指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纁爲有藉執圭而屈纁爲無藉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然何以知先儒之說爲非而陳氏陸氏之說爲是邪竊詳經文裼襲是一事垂纁屈纁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說方其始受君命也賈人啓櫝取圭垂纁以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垂纁受命訖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屈纁以授賈人是時授受凡易四手有屈垂之文而無裼襲之禮也及至主國行聘禮賓在廟門之外賈人啓櫝取玉垂纁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屈纁以授賓經明言上介不襲是有垂屈之文而無裼襲之禮也逮夫主賓三揖三讓登堂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及公側授宰玉而後裼降立是主賓授受則襲既授宰玉則裼故鄭註云凡當盛

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此言是也當主賓授受之時曾不見垂屈之文焉聘禮既畢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既歸反命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又有垂屈之文而無裼襲之禮蓋圭聘禮之重也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禮之正也方其授於賈人授於上介皆擬行之禮及贊禮者之事故辨垂屈以彰其文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爲禮之正故辨裼襲以致其敬及歸反命又於君前以垂屈爲文而不以裼襲爲禮豈非玉爲聘禮設反命亦非禮之正乎兩義不同各有其宜自鄭氏之說始差熊氏皇氏從而傳會之而經意始泯然經文粲然如日星之在天又豈得而終汨之邪

敖氏曰藉謂束帛以藉玉也以此篇攷之則聘以圭璋而不用束帛以爲藉所謂無藉者也其賓主授受之時皆襲以執之過此則皆裼矣蓋聘玉尊當特達而無藉執聘玉則當加敬而襲其襲與無藉之義初不相通記人特因二者之異於常故合而爲言耳執玉之無藉者襲則於其有藉者裼可知乃不言之者裼乃常禮不特於執享玉之時爲然故也

郝氏曰執玉謂執圭璋璧琮皆有纁承藉無藉則以衣揜手執之曰襲有藉則赤手執之曰裼

張氏曰案疏以屈纁爲無藉垂纁爲有藉又以纁有二種其說愈支而難通曲禮陳氏註云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有藉者謂璧琮加于

束帛之上當執璧琮時其人則裼世佐案上說見楊氏儀禮圖而禮記集說引之

非出于陳氏說也此此定說也又案曲禮鄭註亦云圭璋

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疏引熊氏云朝時用圭璋特賓  
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先儒已  
有此說亦非陳氏創爲之也

世佐案無藉者謂圭璋也執圭璋必襲者以變爲敬也  
此唯謂聘及還玉之時則然其在君前受命反命雖執  
圭璋亦不襲以其敬圭璋不加于敬君也縹與束帛皆  
所以藉玉而此所謂藉則專指束帛而言鄭乃以縹釋  
之因此致誤然其註曲禮云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  
而裼亦是也則亦自知其初說之非而變之矣自楊氏  
敖氏辨後其疑始剖考之經文一一符合郝氏猶欲立  
異何耶又案朱綠之縹以絢組爲繫本是一物賈疏強  
分爲二非璧琮既有束帛之藉則不須縹崔氏之說是  
也典瑞云璧琮縹皆二采一就據子男聘用璧琮言也

若然則子男之聘也璧琮特而襲琥璜加束帛而裼與

右記裼襲之節

禮不拜至

註曰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爲醴

疏曰據鄉飲酒賓主升堂主人有拜至之禮此賓昨日初  
至之時主人請賓行禮賓言俟間此時賓已至矣故聘時  
不拜至

敖氏曰醴賓而不拜至其辟朝君之禮乎諸侯相朝有饋  
禮與醴相類 鄭本作禮註曰今文禮爲醴繼公謂宜從  
今文

郝氏曰禮通作醴賓聘享于廟畢主君醴之賓至則拜醴  
質無拜至也

張氏曰禮謂聘享畢公禮賓也疏以爲聘時似非經意



世佐案以鬱鬯禮朝賓曰饋以醴酒禮聘客曰禮不拜至者朝聘之禮異于飲燕也聘時已不拜至矣於是乃著之者嫌其以醴飲賓或與飲燕同也土昏禮醴賓司主人拜至儀云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鄭註云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愚謂鄭誤主君再拜與此經公當楣再拜同皆為拜受非拜至也始至不拜至則饋時亦不拜至可知然則此註及敖說之誤明矣

醴尊于東廂瓦大一有豐

敖氏曰士冠禮醴尊于房中勺觶角柶脯醢在其北南上此尊于東箱則勺觶籩豆之類亦宜近之  
郝氏曰東箱東夾室

世佐案箱廂通郝氏張氏本皆作廂瓦大豐見燕禮

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之

世佐案說見鄉飲酒及鄉射記

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

註曰卒謂後扱

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註曰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

敖氏曰主人之庭實謂用於醴賓之時者也遂以出者主人之士也賓之士其從者也此文似以庭實主於皮馬而言是醴賓之庭實或皮或馬亦不定也經惟言馬者特見其一耳

右記公禮賓儀物

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

註曰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

命致之

疏曰臣統於君雖是私獻已物亦以君命致之故云將命

從通解  
節本

敖氏曰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此臣有獻於他國之君而稱其君命以將之亦其義也

世佐案私覲之禮或有或無故不見于經而記著之亦於擯者出請乃將命也其辭蓋曰寡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

擯者入告出禮辭

註曰辭其獻也

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

註曰送獻不入者奉物禮輕

敖氏曰以君命將之而奠獻於外再拜稽首見其為已物

也

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

註曰東面坐取獻者以宜竝受也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

世佐案請受說見上

賓固辭公答再拜

註曰拜受於賓也固亦衍字

敖氏曰云答則拜非為受也凡尊者與卑者之禮而不得親受者其儀皆然公拜亦於中庭

世佐案固辭說見上介私覲章

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

世佐案相拜者所立上經云門中此云闕外文互見也

擯者授宰夫于中庭

註曰東藏之既乃介覲

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註曰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  
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

敖氏曰此記似謂賓於兄弟之國必有問夫人之禮也經  
不言賓之私獻上記言私獻而云若則是賓於兄弟之國  
其主君之獻或有或無不可必也乃謂必有問夫人之禮  
何與是亦與上記微不相通或曰問猶聘也卽經所謂夫  
人之聘享者也未知是否

郝氏曰兄弟之國謂同姓及與爲昏姻者非是則聘問不  
及其夫人

世佐案問賓私問也亦行于私覲之後而其儀節蓋與  
私獻相似故記于此然與上私獻之禮不相蒙也兄弟

之國雖不獻君亦問夫人非兄弟雖獻君亦不問夫人  
敖郝二說皆誤

右記賓私獻及問夫人

若君不見

註曰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

使大夫受

註曰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

敖氏曰大夫亦皮弁襲迎賓于大門外不拜帥賓以入也  
世佐案亦受之于廟而不筵几不言者文省也此大夫  
代受之禮與遭夫人世子之喪相似惟主人之服爲異  
上註他故之中兼有哀慘之事而以純吉將事者謂輕  
喪也

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

註曰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  
不禮

註曰辟正主也今文禮作醴

敖氏曰鄭本作禮註曰今文禮作醴繼公謂宜從今文

世佐案監本註中脫今文禮作醴五字今從通解集說

二本補今文之今通解作古

右記君不親受之禮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註曰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于已不可以不遠也

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

於已同類既聞彼為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

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

敖氏曰經云卿大夫勞賓而此云幣之所及皆勞則謂大

夫時或有勞之者時或有皆不勞之者矣似異於經且以

幣不及已之故而不勞賓亦恐非禮意蓋聘君之問卿卿

大夫之勞賓皆禮之當然二者初不相關記乃合而言之

似失之矣服謂皮弁服不釋服之意亦未詳

郝氏曰幣之所及謂大夫以上聘君皆有問幣卿大夫皆

勞賓祖廟行聘享畢不脫朝服即往勞賓于館先施貴敏

也

世佐案勞者卿大夫之私事以賓將有事於已而為之

先施也下大夫未嘗使者分卑交淺其不勞也固宜教

以此記為異于經而訾其失過矣服皮弁也行聘之時

卿大夫皆在席中君臣同服既聘不脫服而往以是日

尚有歸饗餼之禮不可少緩也

右記卿大夫勞賓

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註曰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疏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饗餼故故疑當作必筮尸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故也

敖氏曰唯羹飪之文意不具或脫一祭字也云筮一尸者嫌并祭祖禰當異尸也并祭祖禰而唯一尸故若昭若穆者皆可尸云筮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

世佐案筮一尸之義註得之敖說非士介初行亦告于禰至是乃不祭者賤不載主也

僕爲祝

註曰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敖氏曰僕御者也僕爲祝者祝不從行故僕攝之傳載祝鮒之言曰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然則君與大夫以嘉好之事出竟祝皆不從亦可見矣

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敖氏曰孝孫孝子稱於祖禰之辭也禮指饗而言卽所謂大禮也字祖而諡考亦假設之辭爾凡稱鬼神大夫則舉其諡士則舉其字

張氏曰上文云若昭若穆故此亦兩言之

如饋食之禮

註曰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

疏曰案少牢禮有尊俎籩豆鼎敦之數陳設之儀陰厭陽厭之禮九飯三獻之法上大夫又有正祭於室饋尸於堂

傳禮集解 卷八  
此等皆宜有之至於致爵加爵及獻兄弟弟子等固當略之矣

敖氏曰此如少牢饋食之禮但如其不賓尸者耳賓於聘日受饗且在他國則此時祭物雖多而禮儀亦不得不略又此用大牢亦與彼禮異者也然則所謂如者蓋大約言之耳

假器於大夫

註曰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

敖氏曰必假於大夫者其禮其器與之同也

世佐案註所謂君之器謂鼎豆之屬君所歸于賓者亦是祭器而臣不敢用也

盼肉及廋車

註曰盼猶賦也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

也賦及之明辯也

疏曰此謂祭訖歸胙所及廋人巾車見周禮從儀禮圖節本

郝氏曰盼頒通分肉也

右記賓受饗而祭

聘日致饗明日問大夫

註曰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

敖氏曰所以下於其君亦以聘日未有暇及之也

夕夫人歸禮

註曰與君異日下之也

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

註曰稍稟食也乘謂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爲數其實與上介也

敖氏曰旬日乃稍者以饗餼之物多也上賓饗餼五牢則

日五雙上介三牢則日二雙士介一牢則一雙亦降殺以兩與

世佐案乘禽禽之羣居者列女傳謂睢鳩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朱子云乘居謂四箇同居是其徵矣

士中日則二雙

註曰中猶間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

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

註曰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止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

疏曰自上介受之至授人約私獻文云上介受亦如之以其受饗餼之時已如賓禮故知此亦如賓也云士介拜受於門外者以其受餼在門外此在門外可知從集說節本

禽羞俶獻比

註曰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

世佐案禽羞俶獻註見上

右記賓主行禮之節次及禽獻之等殺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

註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老焉

敖氏曰歸大禮之日即聘日也是日所行之禮自聘以至於介之私覲凡十餘節以大槩言之亦必至於日幾中而后畢既而又有受饗之事已受饗又以祭其祖禰如饋食之禮由是觀之則日暮人倦可知矣乃復請觀何哉且問卿之公事未舉而私為道觀亦非禮也此記必誤矣

世佐案觀者非徒謂其宗廟百官也如季札觀樂韓宣

子觀書于大史氏之類皆是請請于歸饗餼之使者使之告于君君許而後訝帥以入也是日特請之而已猶未觀也敖謂卽於是日觀而疑記者之誤非

訝帥之自下門入

註曰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

郝氏曰由便門不由大門非公事避君也

世佐案此當在公事畢之後記終言之

右記賓觀

各以其爵朝服

註曰此句宜在凡致禮下

郝氏曰賓與上介士介各以其爵服朝服不敢褻服入也

世佐案此謂君所使致禮者也其謂賓與上介也致賓

以卿致上介以下大夫朝服殺于致饗也郝以此句屬

上節則各以其爵四字不可通矣

右記致禮錯簡

士無饗無饗者無擯

註曰謂歸餼也

李氏寶之曰擯當作償

右記士介之殺禮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

註曰此句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

疏曰此謂賓問卿之時卿不敢辭者以賓聘享訖出大門

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君初爲之辭故卿不辭也

敖氏曰此上蓋有闕文

世佐案以經文之次考之此節正當在歸士介餼之後

並非闕文錯簡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註曰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酌幣致其禮也其  
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簠筐饗禮今亡  
疏曰案上經賓介皆有食饗唯士介不言故知其中唯有  
賓與上介從通解  
節本

敖氏曰春秋傳晉侯享季武子有加籩武子辭韓宣子曰  
寡君以爲驩也是籩豆之加與否已定於未饗之先若不  
親饗而歸之嫌加者不致故云然

世佐案凡凡致饗與食也禮兼饗食而言下唯言饗者  
舉此以見彼也食有加饌亦致之可知註云亦實于簠  
筐者約公食大夫禮言也二豆實于簠簋實于筐

無饗者無饗禮

註曰士介無饗禮

世佐案唯云無饗禮則主君所以士介者食禮蓋有之  
矣經不著之者或食或否唯君所欲與

右記不親饗食與無饗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

註曰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

疏曰君歸饗餼于賓與大夫介筥米小而多者是尊者所  
致以多器爲榮今大夫致禮於賓介器寡而大是略之於  
卑者也

敖氏曰凡凡賓上介及士介也經云大夫餼賓上介米八  
筐士介米六筐而此云黍粱稷則是皆不用稻矣八筐者  
二黍二粱四稷也六筐者二黍二粱二稷也其器既異於  
君器又多寡相懸且不敢與君同用四種皆所以遠下之

右記大夫餼賓介之實與器

既將公事賓請歸

註曰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尊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

凡賓拜于朝訝聽之

註曰拜拜賜也唯稍不拜

右記賓請歸及拜賜

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

註曰饗食君親為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

敖氏曰饗食之禮君親為主故以賓為賓尊賓也君與臣

燕則宰夫為獻主故不以賓為賓而以為苟敬亦尊賓也

世佐案說見燕禮記

宰夫獻

註曰為主人代公獻

敖氏曰燕禮輕故君與臣燕則不親為主而使宰夫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以別於其君也

世佐案君不親獻者殺于饗食且以別于待朝君也

右記燕賓之禮

無行則重賄反幣

註曰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為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疏曰此特來非歷聘歷聘則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  
敖氏曰於反幣之外又重賄之答其特來之厚意也即贈

幣也贈幣爲報其私覲故云反必言反幣者嫌重賄則不必贈也

世佐案賄主君所以遺聘君者上經賄止用束紡今則加厚之反幣謂禮玉也上經禮玉用束帛乘皮而已今則盡反其享君享夫人之物也重賄而又盡反其幣皆所以答其特來之厚意教以贈幣釋之非

右記特聘宜加禮

日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註曰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

疏曰此及下三節卽上經公館賓賓辟時公皆再拜之四

事此其贊拜之辭也

從句讀節本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註曰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

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

世佐案拜夫人之聘享而云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同主社稷故其辭鄭重如此若曰君貺寡君延及寡小君是以主君當其惠矣註云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者對下拜問大夫之辭而言大夫與君不敵故敢當其惠也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註曰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貺賜也大夫曰老

張氏監本正誤云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誤以又拜送句倒置君貺句之上

世佐案敖本與監本同郝本及謝子祥所刊儀禮本經皆同張本今以文次考之定從張氏

又拜送

註曰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此宜承上君館之下

世佐案註云此宜承上君館之下者謂自日子以君命在寡君至此皆當承上記明日君館之之下也朱子通解僅以又拜送句入公館賓章似非註意又案以經文之次考之公館賓拜四事在還玉報享之後記之于此正與經合註說亦未爲得也

右記公館賓拜四事之辭

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註曰賓將遂去是館畱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

敖氏曰必釋於此者明爲館故也皮亦在堂禮之變也不致不拜者賓主各有當爲主人之嫌難乎其爲授受也不用錦而帛不授受無嫌於君禮

世佐案不致不拜之義註及敖說皆未安賓不致者以主人將不答也不答而致之又嫌于儻舍也不致則不拜是亦禮之相因者於賓之去也主人乃收之

右記賓將去畱謝館主人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

註曰樂與嘉賓爲禮

敖氏曰無罪謂無失誤也饗之親饗之也主國君於賓有饗食燕之禮但言饗者舉其盛者言之也云來使者與下文所謂過者相對立文也

郝氏曰大夫來使謂外國大夫其君有事使來非專爲聘耳罪謂得罪如魯衛鄭得罪于晉執其大夫是有罪也則無饗禮無罪謂以好會或謝罪來雖非聘必饗之

世佐案來使謂聘問也大夫來使而饗之禮之常也云無罪者對下所謂過者立文也記著此條所以勉人為高行之意敖及郝說皆失之

過則餼之

曰餼之生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

敖氏曰謂假道而過者則餼之也過即經所謂過邦餼即經所謂餼之以其禮復記於此者蒙無罪之文也若有不假道與不禁侵掠之類是其罪矣

張氏曰君有故亦不親饗此以使者有過不饗故致辭異也

世佐案過謂失誤也當以註說為正

其介為介

註曰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

疏曰饗賓於廟之時還以聘之上介為介上經云上介一食一饗則是從賓為介之外復別饗也

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此上當言饗賓之禮乃及此耳其亦有闕文與饗賓君為主人故以賓為賓而上介為介若饗上介則上介為賓而無介小聘使下大夫其饗禮亦如之蓋士介賤不可以與主君為禮故也

郝氏曰此享大夫使者之禮也大夫為賓則其介仍為介異于聘之以介為賓以大夫為苟敬也

世佐案此句當承無罪饗之之下敖云上有闕文非郝說尤誤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註曰卑不與尊齊禮

敖氏曰大客謂朝君

郝氏曰有大客謂有大國賓後至則先客爲小以饗食致先客而親享大客降殺之等也

世佐案大客謂大國之卿大夫來使者其降殺之差詳見成三年左傳臧宣叔對公語若皆敵國也則以聘者爲大客問者爲小客言此則有朝君後至其所以待先客者更可知矣

右記饗不饗之宜

唯大聘有几筵

註曰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席不爲神位

右記受聘問之異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

註曰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簋者今文簋爲逾二百四十斗

註曰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簋

張氏曰致饗時每車米數

四秉曰筥

註曰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穊名也若今來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

註曰一車之禾三秬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

張氏曰致饗時禾三十車車三秬此其秉數

右記致饗米禾之數

熊氏朋來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

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案朱子鄉黨集註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二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必孔子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

儀禮集編卷八

男盛澄校字

儀禮集編卷九

秀水盛世佐學

後學欽鮑漱芳參校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疏曰篇中薦豆六黍稷六簋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又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據小聘大夫也若然聘禮據侯伯之大聘此篇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為義篇末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鄭註云此以命數為差九謂再命者十一謂三命者七謂一命者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夫之孤視子男以此言之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此公食序在聘

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不言食賓與上介直云大夫者若云食賓與上介則小聘使下大夫上介乃是士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疏曰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為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也

敖氏曰云各以其爵則兼卿大夫言矣此蓋顧下經見上大夫之禮而立文也

郝氏曰使本國大夫告賓于館各以其爵敵者往通上下大夫言

張氏曰自此至餼于東房皆將食大夫戒備之事

上介出請入告

註曰問所以為來事

疏曰大夫就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為來之事

三辭

註曰為既先受賜不敢當

疏曰聘日致饗受賜大禮故今辭食不敢當之但受饗之時禮辭而已至於饗食皆當三辭

敖氏曰食必三辭者重於燕也燕則再辭而許賓出拜辱

註曰拜使者屈辱來迎已

大夫不答拜將命

註曰不答拜為人使也將猶致也



賓再拜稽首

註曰受命

敖氏曰賓不言朝服可知也既對乃北面而拜大夫還

註曰復於君

賓不拜送遂從之

註曰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

疏曰鄉飲酒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觀禮使者勞賓於門外侯一氏再拜遂從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右戒賓

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

註曰於是朝服則初時元端如聘亦入于次俟

疏曰如聘者賓主設摯介以相待如聘時也賓在館拜所戒大夫卽元端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元端著朝服出次卽位也

敖氏曰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於此乃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亦因事而見之如聘謂賓入于次乃卽位而主君之摯者亦三人也賓卽位亦于西方東面介立于其東南北面西上

郝氏曰朝服卽皮弁服卽位于大門外卽次也如聘卽位如聘時廂門外接西塾立也

姜氏曰註疏之說似有理但細玩經意如聘二字合屬下卽位具爲句蓋賓朝服卽位于門外言其與聘禮異而如聘卽位具言其與聘禮同也具之言備承卽位而言無不卽位之謂具謂賓主摯介卽位皆如聘禮備具也

卽位具

註曰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席門之外

敖氏曰賓卽位而主人之有司乃具者節也具如具官饌之具謂具其所當陳設之物也

張氏曰卽位者待賓之人具者待賓之物

世佐案此節句讀當以註疏爲正如聘者如其位而及設擯介之法也卽位謂自公以下也具官各饌其所當供之物也燕禮告具而後卽位此則卽位乃具者食重于燕也

右卽位

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鼎冪若束若編

註曰七鼎一大牢也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南面西上

以其爲賓統於外也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冪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

疏曰聘禮致殮與饗餼皆見鼎此亦一大牢而七鼎者食禮輕無鮮魚鮮腊

敖氏曰甸人掌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故此時爲陳鼎也天子則外饗爲之大牢而用七鼎以所食者乃下大夫也篇首雖言使大夫戒各以其爵而篇中則實主言下大夫耳陳鼎於庭少北而東西則當門陳鼎當門南面君禮也西上明爲賓也設扃鼎在陳鼎之前於此乃言之者亦因而見之也若束若編亦謂七者皆科用其一耳此與若丹若墨之文意同

設洗如饗

註曰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

洗於阼階東南

疏曰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燕與饗食同

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

註曰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

疏曰夏官小臣職云小祭祀賓客饗食如大僕之法此諸侯之聘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

敖氏曰匱盛盥水槃盛盥棄水也凡行禮其以槃匱盥而不就洗者尊者一人而已有敵者則否不言箒巾文略耳祭禮有槃匱必有箒巾

宰夫設筵加席几

註曰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清醬可以略此

無尊

註曰主於食不獻酬

敖氏曰言此者嫌酒漿或用尊也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註曰飲酒清酒也漿飲載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

敖氏曰漿在六飲而云漿飲亦猶醴在五齊而云醴齊之類也言俟者見其已在解特俟時而設之耳

張氏曰食禮不獻酬設清酒以擬醕口故言飲酒漿人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此云漿飲明是漿之一種不兼六飲漿亦以醕口也註云漿飲載漿也疏云載之言載以其汁滓相載故云載漢法有此名也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傳禮身經 卷九  
註曰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

敖氏曰此所饌者謂豆簋簋劍也

右陳設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

敖氏曰此行禮於禰廟亦有每門每曲之揖不言者亦文省此說已在聘禮後不見者放此

張氏曰自此至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言主君迎賓拜至之事

及席門公揖入

註曰席禰廟也

疏曰儀禮之內單言席者皆據禰廟若非禰廟則言席祧

又云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禮又在寢是其差次也從讀節本

賓人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

敖氏曰此下大夫與公升階之儀乃與卿同然則升階尊卑之差不過一等此三揖與士冠禮者同與聘禮者異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

註曰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

敖氏曰大夫亦兼上下者言也下大夫西面辟擯者及士位而在此耳東夾南即東堂南舍坵而取節於夾見其去堂遠也羣臣至是方即位於席則是曷者公亦不在席明矣此其異於臣禮與士冠士昏禮主人皆先待於席乃出迎賓

張氏曰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並下文士小臣宰內官等

皆從公入立於其位也

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

註曰統于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

疏曰燕禮大射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不統於門今統於門者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非正位故也

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立于門東宜東上而統於君乃西上者順其本位之列所以見此非正位也西方北上門東西上皆上左也聘時大夫士之位亦宜如是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

敖氏曰小臣者小臣正小臣師與其從者也

宰東夾北西面

註曰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

敖氏曰宰大宰也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宰尊官於此

乃見之者位定在後耳宰與羣臣同入以其位在內故後於在外者一鄭本此下有南上二字註曰古文無南上繼公案經文惟言宰而已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又以下文證之益可見矣蓋傳寫今文者因下文而衍此二字也鄭氏不察而從之非是宜從古文郝氏曰東夾北大夫立之北也

世佐案敖說近是凡經單言宰者皆謂上卿執國枋者也大射儀云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聘禮云宰命司馬戒衆介是也東夾北於大夫所立之處爲北也宰爲大夫之長故立於此以北爲上也敖以爲北堂下之東方則非矣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

註曰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卽位從

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

敖氏曰內官之士內小臣之屬也在宰東北少退於宰也此惟取節於宰則宰獨立於此明矣

世佐案內官之士周禮所謂奄士也南上明不與卿大夫序也

介門西北面西上

註曰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以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

疏曰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承擯是大夫又尊於士故知少進東上不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故不言

敖氏曰介位序於內官之後見其不從賓而入變於聘時也上擯則隨公而入立于階下承擯紹擯亦隨入立于士

東少進負東塾北面東上

右迎賓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

疏曰公方一拜賓即降賓降後公又一拜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至再拜言其拜至之數也賓降之上不言公壹拜者文脫耳於公壹拜而賓降者急於答拜亦所以辟之

賓西階東北面答拜

註曰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

擯者辭

註曰辭拜於下

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

敖氏曰公降一等辭止其又拜也公辭而賓猶欲拜故擯者復釋辭以止之而賓終不從命也君於臣乃拜至其禮

太崇故答之亦與常禮異

世佐案曰上脫擯者二字以聘禮考之可見此辭拜之節皆與彼同唯賓必終拜於下為異

賓栗階升不拜

註曰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是

敖氏曰升不拜者以其終拜於公辭之後也栗階說見燕記

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註曰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為不成敖氏曰拜下者臣也拜于上者賓也既升而命之成拜所以賓之

郝氏曰君命拜不受拜下之禮也北面再拜稽首從君命

也

右拜至

士舉鼎去鼎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扇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

註曰入由東出山西明為賓也今文奠為委

敖氏曰去鼎亦右人也次序也次入鼎在西者先在東者後也碑下脫一南字西南之南衍文皆傳寫者誤也朝位君南面故陳鼎於內外皆順之鼎西每鼎之西也順出以次而出也順出正禮也其或逆出由便耳左人待載蓋各立于其鼎之東南面鄭本委作奠註曰今文奠為委繼公案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

郝氏曰士謂有司之屬舉鼎謂扛鼎入去鼎去鼎蓋外大門外次入依門外之次碑在堂下庭中七鼎陳于碑南皆

南向如門外之次西上上賓也首牛次羊豕魚等橫陳而  
東右人左人謂二人共舉鼎前者在西爲右後者在東爲  
左鼎旣陳右一人自西抽扃委于鼎西向南遂西出左一  
人立鼎東待升肉載俎也

張氏曰自此至逆退復位言鼎入載實于俎以待設 石  
本正誤云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

世佐案監本碑下有二南字當從之鼎南面以西爲右  
右人在鼎西故抽扃卽奠于其西便也南順言奠扃之  
法南北設之順鼎面也舉鼎之時扃橫加于鼎上及其  
奠之直設于鼎旁故云順出自鼎西謂右人奠扃訖卽  
自鼎西而出也上云次入則出亦以次可知故不須言  
順出其或逆出乃著之以其變于初也敖氏分句不密  
遂以西南之南爲衍字過矣近山陰馬駟讀南順二字

爲句與郝氏節解合義較優今從其優者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

註曰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  
相備也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

敖氏曰雍人西面于鼎南陳俎俎南順旅人南面于鼎北  
加匕匕北枋退蓋兼執匕俎者而言旅人其士旅食與  
郝氏曰雍與饗同俎載鼎肉熟于鼎載于俎故雍人以俎  
入陳于各鼎南旅人南面立于鼎北匕削木爲匙以取肉  
于鼎也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

敖氏曰當盥者七人皆違其位而立於此也國君設洗當  
東霽於東夾南爲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矣  
郝氏曰大夫操匕載肉者言長非一人也



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

註曰前洗南

疏曰鄉飲酒鄉射賓盥北面則此大夫亦皆北面可知

敖氏曰前者其立處之西也於洗南為少東交于前不言

相右可知也此可見經文之例矣

郝氏曰序進謂在北立者先盥盥卒仍退立進者與退者

交于所立位之前

世佐案序進盥西面盥也凡盥主人於洗北南面賓於

洗南北面此大夫於洗東西面盥辟主人也

卒盥序進南面也

敖氏曰南面立于鼎後也匕出鼎實也

載者西面

註曰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大夫匕則載

之

疏曰待載時在鼎東南面今大夫鼎北面南匕之左人當

載故序自鼎東西面俎當鼎南則載者在鼎南稍東從楊氏圖

節本

敖氏曰西面執俎以載也

魚腊飪

註曰飪熟也食禮宜熟饗有腥者

疏曰上云羹定恐魚腊不在其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又

曰國語云王饗用體薦體薦則腥矣樂記云大饗俎腥魚

是饗禮有腥也從集說節本

載體進奏

註曰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下

大夫體七个

疏曰進其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本謂近上者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末鄭云變於食生是也從

氏圖節本

敖氏口體者三牲則右體腊其一純與言體而不言骨見其尊者耳牲體之數五其脊脅各三而皆二骨以並腊則倍之也少牢饋食禮曰腊一純而俎進奏註見鄉飲酒記郝氏曰奏腍同皮也

張氏曰其載牲腊之體進其奏理之本使之向人體七個者疏以為當用右胖肩臂臑肱脊脅其左胖為庶羞下文十六豆二十豆是也

魚七縮俎寢右

註曰右首也寢右進鬻也乾魚近腍多骨鯁

疏曰縮縱也魚在俎為縱於人亦橫賓在戶臑之間南面

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腍鄉南鬻脊也進脊在北鄉賓是取脊少骨鯁者以優賓也若祭祀則進腍以鬼神尚氣腍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腍是也

敖氏曰縮俎者首尾鄉俎之前後也世佐案寢右者謂以魚之右體臥俎上也寢右而右首則進鬻矣

腸胃七同俎

註曰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腍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疏曰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從集說節本郝氏曰禮鼎俎奇故七

倫膚七

註曰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疏曰倫膚謂豕之皮革為之

敖氏曰倫膚者雍人所倫之膚也倫猶擇也

郝氏曰純肉曰膚割正曰倫

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

註曰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垂及俎拒

敖氏曰橫諸俎者以其皆出於牲體故載於俎也與牲體

同言垂之見其長也不言其垂之所及者腸胃與膚其長

或異

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

註曰事畢宜由便也士匕載者又待設俎

敖氏曰匕奠于鼎謂加匕於鼎上也位東夾南

右鼎入載俎

公降盥

註曰將設醬

張氏曰此下乃詳食賓之節為賓設正饌賓祭正饌為賓

設加饌賓祭加饌賓三飯侑賓以束帛賓卒食凡七節而

禮終賓出

賓降公辭

註曰辭其從已

敖氏曰公辭賓亦對而反位于階西於是小臣各執槃匱

篋巾以就公盥

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

註曰揖讓皆一殺於初

宰夫自東房授醯醬

註曰授授公也醯醬以醯和醬

疏曰案記云蒲筵常長丈六尺於堂上戶牖之間南面設

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自中席已西設庶羞也

公設之

註曰以其為饌本

敖氏曰示親饋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

註曰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也

疏曰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

敖氏曰辭時蓋東面於公之西辭者辭公親設也東遷所

東遷於其所也所者謂醬之正位也公設之處於其正位

為少西必少西者為賓當遷之故也遷之者示其不敢當

公親設之意且以為禮也下皆放此

郝氏曰公立設賓跪遷之醢醬宜居東賓為遷于其所不

敢煩公也

姜氏曰註疏以坐遷而東遷所為句文體與經義兩皆未

安當有脫誤闕之可也或曰所字當是卒字誤文此二字

合在下文公立之上其說近是姑存以待參

世佐案遷而東者謂遷醬于公所設之東也所公設之

處也遷所者又言遷醬之法但易其故處而已恐其太

東則失醬之正位也舊說皆以而東遷所為句非

公立于序內西鄉

註曰不立阼階上示親饌

疏曰君之行事皆在阼階上今近阼北者以其設饌在戶

西近北今君亦近阼北立是示親監饌故也

賓立于階西疑立

註曰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

敖氏曰序內西鄉主位也階西西階上之西也公與賓各

俟於此與鄉飲酒之主人立于階東之意同公不立于阼

儀禮集解 卷九  
階東者公尊也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藟以西菁菹鹿藟

註曰醢醢醢有醢昌本昌蒲本菹也醢有骨謂之藟菁藟菁菹也

疏曰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此用其六彼註云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也又云細切為齋全物若腍為菹齋菹之稱菜肉通此經言菹不言齋者齋菹麤細雖異通而言之齋亦得為菹也藟菁即藟菁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六豆為二列內列自西而東外列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明外列統於內列也

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為特

註曰亞次也

敖氏曰當豆南者牛俎也羊俎之半也設俎之法每者必當兩豆欲其整也特在豕東

郝氏曰士宰夫之屬俎即前大夫匕載之俎俎七設于六豆南南北二列始西北牛俎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北一列也又西南魚俎當牛俎之南魚俎東乾腊乾腊東腸胃北與豕對此南一列也二三并六惟膚俎接腸胃東獨設無并曰特

世佐案膚以為特註云直豕與腸胃東敖云在豕東郝云接腸胃東之三說當以敖說為正以士昏禮腊特于俎北推之可見

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

註曰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

敖氏曰甸人加扇乃舉鼎其出也亦七先而鼎後

世佐案順出者先後依陳鼎之次也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

敖氏曰東北上惟指黍當牛俎者言也錯以終者稷南黍

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也上列之黍當牛俎則次列之稷當魚俎而後列南於魚俎之西也一簋當一俎則其位之

疏數可知矣

郝氏曰炊黍稷為飯盛以六簋陳俎西食主穀西為上也

大羹清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

註曰大羹清煮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菹豆謂之鐙宰謂太宰宰夫之長也有蓋者饗自外入為風塵

疏曰宰以蓋出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此大羹謂牛汁不和者以無肉菜尚質也以五味調物謂之和周禮曰凡和春多酸夏多苦之類是也凡清皆不和經特於此見之自門入者清在爨也士昏禮曰大羹清在爨記曰亨于門外東方足以明之矣

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

世佐案此遷清之法蓋與醬同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註曰鉶菜和羹之器

疏曰下記云牛藿羊苦豕薇是菜和羹以此鉶盛之也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敖氏曰東上變於豆

郝氏曰鉶小鼎盛鉶羹和牲肉為陪鼎所謂腳臙臙又謂羞鼎凡四牛一羊豕各一設當六豆西六簋北也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

敖氏曰具饌之時則然矣言於此者為下文發之

郝氏曰飲酒即前俟于東房之飲酒至是實觶加于豐上

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

註曰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燕禮記曰凡奠者於左

疏曰案下文宰夫執漿飲賓興受唯用漿酌口不用酒今

主人猶設之是優賓也此酒不用故奠于豆東

從楊氏圖節本

楊氏曰上文飲酒漿飲俟于東房疏云酒漿皆以酌口此

又云漿以酌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之所以優賓兩說祇

悟不同又案下文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酒不祭夫

魚腊醬酒不祭而祭飲酒則知酒以優賓但賓不舉爾豈

酌口之物哉當以優賓之義為正

敖氏曰不授觶者以未用也設於豆東者不主於飲且後

用之故不欲其妨

張氏曰凡奠者於左舉者於右鄉飲酒鄉射記皆有此文

註以為燕禮記誤也

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

註曰會簋蓋也亦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

疏曰卻者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卻合

故云一一卻合之各當其簋之西為兩處亦者亦少牢故

少牢云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也

敖氏曰此六簋為三列每列之二會則各相重而卻置于

列之西故曰各卻于其西  
郝氏曰簋蓋設則合之避風塵也至是啓會卻于簋西空  
處云各者六簋六蓋也下而仰曰卻六簋二列每列三蓋  
合而卻之各置于西

右設正饌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

註曰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  
敖氏曰贊者所謂上贊也負東房負其墉也具謂正饌已  
具

公再拜揖食

註曰再拜拜賓饌具

敖氏曰再拜者欲賓食禮之也拜亦當楮北面

賓降拜

註曰答公拜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

註曰不言成拜降未拜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擣于醢上豆之間祭

註曰擣猶染也

敖氏曰此所擣者醢醢而下五豆惟云醢者省文耳少牢  
饋食用四豆尸取韭菹擣于三豆是其徵也上豆韭菹醢  
醢也祭於二豆之間少北此節見少牢下篇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  
賓賓祭之

註曰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獨云  
贊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

疏曰此所授者皆謂遠賓者菹醢及鉶皆不言授者以其



近賓取之易也引少儀者欲見贊與賓亦與之義

敖氏曰辯謂辯取於三簋先黍後稷不欲其雜也每取黍稷皆以右手而實于左手既則反于右手也亦壹以授賓不言壹者其文已明也

郝氏曰東面坐簋西地空也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

註曰肺不離者刊之也不言刊刊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刊之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壹猶稍也

敖氏曰云不離者見其爲切肺且明無舉肺也食而舉肺脊者其肺則離之云壹者見其不再也必著之者嫌每肺當別授之也

張氏曰離而不殊留中央少許相連謂之離肺刊則切斷之故云不離祭離肺者必用手絕斷其連處刊肺則否故

註云便賓祭也壹說文訓專壹廣韻訓合當是總合授賓使之祭如上文祭黍稷之例註云猶稍也下文註云每肺與受恐與經未合食禮未殺節文不宜如是其繁賓興受坐祭

註曰賓亦每肺興受祭於豆祭

敖氏曰上言興授此言興受文互見耳

世佐案註云每肺興授非當以敖張二說爲正

挽手扱上劔以柶辯擣之上劔之間祭

註曰扱以柶扱其劔菜也挽拭也拭以巾

疏曰此云上劔之間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間此劔別自祭劔間

敖氏曰扱上劔以柶謂以內列牛劔之柶扱其劔也辯擣之者遂以柶擣三劔也此四劔皆有柶其擣之則惟用其

上者之柶與少牢饋食禮略同上劔之間謂內列二劔之間少北也

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清不祭

註曰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

敖氏曰魚腊屬於牲醬屬於豆清屬於劔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蓋已祭其大則略其細也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之下不祭可知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註曰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

疏曰知遷而西者以其加饌與庶羞並列也知梁東上者下文宰夫膳稻于梁西是以梁在東為上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梁言飯者以賓主食之也北面辭蓋於公之左而少退上云北面坐遷與此文互見也遷之亦東遷所

公與賓皆復初位

註曰位序內階西

疏曰上公設醬時立于序內賓立于階西此云公與賓復初位故知公還在序內賓還在階西也

宰夫膳稻于梁西

註曰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簠

敖氏曰膳當作設字之誤也膳設聲相近由是誤云

郝氏曰穀以梁為大故君自設食以稻為善故宰夫供膳食美曰膳梁西設于梁之西

世佐案設膳曰膳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也稻謂之膳者以其為食之美也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

註曰羞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為鬻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膾膾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清右執豆左執蓋

敖氏曰言執於蓋豆之間見其兩執也 案註曰唯醢醬

無大者以經文云皆故言此以明之醢醬四醢及芥醬也

郝氏曰庶羞卽下腳臠等十六品肴美曰羞品多曰庶每

品以一大鬻加豆上待祭曰大如脯之有橫臠少儀謂祭

膾也蓋豆上蓋自門外入蔽風塵也士執庶羞之豆升階

右執鏡左執蓋盡階不升堂與宰執鏡同

世佐案先儒皆以蓋執豆三字為句唯郝氏以蓋字為

一句執豆如宰為一句文義較長當從之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

註曰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

疏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

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

反之謂第二已下為先者也 世佐案此節疏監本誤作註

端仍有釋曰二字故濟南張氏嘗疑之今以朱子通解訂正

敖氏曰先者卽執腳豆者也既設腳豆則以次受其餘於

西階上而設之反者既往而復來之辭此文似失其次而

在是由門入則三牲與魚亦於門外雍爨為之與

郝氏曰庶羞十六豆執不必多人先者進授又反助之最

先一人堂上陳設又一人往來取豆授共二人也

世佐案先者反之四字敖氏疑其失次若移之于升自

西階之下則得矣

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籩西間容人

註曰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間容人者賓當從間往來也

敖氏曰先者一人士之長設腳者也設腳于稻南言其東西節也簋西言其南北節也間諸簋之西庶羞之東也

案註云必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謂稻乃加食其位不與正饌併而庶羞又設於稻南明庶羞亦為加不與正豆併也併謂同為一處唯云正豆者以其器同也

世佐案上文設梁于清西膳稻于梁西似相比而設者然以此設庶羞之節推之則稻與清東西相去之節亦可見矣

旁四列西北上

註曰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羹載中別疏曰曲禮云左殺右載彼云殺骨體也此肉謂之羹亦一

也殺為正饌載謂切肉則庶羞分置左右此亦正饌在東

庶羞在西間容人是中別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云旁者見正饌之中席而此在旁也下文云賓坐席末取梁即稻而庶羞在稻南足以明之矣西北上謂腳豆在諸豆之西北也必西北上者放正豆之位亦變於席之所上也

郝氏曰正饌堂中庶羞徧西故曰旁十六豆為四列每列各四始西北為上屈折而東南

腳以東曠曉牛炙

世佐案腳曠曉註見聘禮牛炙炙牛肉也

炙南醢以西牛載醢牛鮓

註曰先設醢絳之以次也內則謂鮓為膾然則膾用鮓今

文鮓作鮓

疏曰此云先設醢絜之以次而特牲註云以有醢不得絜也與此先設醢絜之以次違者大凡醢配載是其正而醢卑于載今牛羊豕載皆在醢下者直是絜之次非尊卑之列特牲以一有醢若絜之當醢在載上不成錯故不得絜少牢四豆羊豕載醢故得絜而錯與此同也

敖氏曰此二醢爲牛之炙載膾設也 案註云先設醢絜之以次也謂炙南之醢爲炙而設故其次在載之上

醢南羊炙以東羊豕載醢豕炙

敖氏曰此一醢爲羊炙羊豕設也

炙南醢以西豕載芥醬魚膾

註曰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膾春用蔥秋用芥

敖氏曰此一醢爲豕炙豕載設芥醬爲魚膾設也牛三品二醢尊也羊二品一醢降於牛也豕亦二品一醢而醢次

於炙又異於羊也魚一而已其芥醬復先於膾又異於豕也古人於食物之微亦以多寡先後示尊卑之義則其精微周密之意亦可見矣

郝氏曰以上十六豆所謂旁四列也終魚膾始腳所謂西北上也

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

註曰騰當作騰騰送也授授先者一人

敖氏曰進羞而言騰亦取其自下而上之意衆人不升設者降於俎也以羞授先者一人先者每爲設之所謂先者反之也以蓋降出惟謂衆人其先者之蓋則次者既授豆而受之并以出矣

世佐案衆人自先者一人而外也士騰羞者雖衆而升堂設之者唯最先一人而已其餘則以授于西階上也

故先者一人不反其餘皆反

右設加饌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

註曰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

贊升賓

註曰以公命命賓升席

敖氏曰公屬者已再拜揖食故於此惟贊者升賓禮不可

褻也升賓之辭蓋曰吾子其升也

賓坐席未取梁即稻祭于醬清間

註曰即就也祭稻梁不以豆祭祭加宜於加

敖氏曰坐席未者就加饌也取梁即稻言不反梁於左手

也不祭于豆祭而于醬清者以其近也且別於正饌

張氏曰醬清不得言加註偶誤梁是公所親設醬清亦公

所親設公設是饌尊處故祭梁不於豆而於此耳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

註曰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於腳臚之

間以異饌也

敖氏曰一壹同贊者壹以授賓賓兼壹祭之禮之節當然

也賓於黍稷牲肺皆壹祭之特於此發之耳祭不言其所

亦於醬清間可知

張氏曰一以授賓者品授之也兼壹祭之者總祭之也

右賓祭加饌

賓降拜

敖氏曰拜者為將食故也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篲梁右

執清以降

註曰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擁抱也必取梁者公所設也

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  
敖氏曰擁之者示其重也必取清者飯則先啜清故特取  
之以降者為公立于堂已不敢坐食于席也必以降者臣  
也

郝氏曰取梁清二者公所親設食必歡消清正饌梁加饌  
兼取也

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

註曰奠而後對成其意也張氏曰成其降  
食階下之意

敖氏曰公辭止其食於下也階西賓所欲食之處也故於  
此奠之對者釋其所以降之意且從命也

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

註曰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已食侍食贊

者之事

敖氏曰公不許其降食乃敢辭公為禮之節然也降而辭  
者亦以其臣也

世佐案反奠于其所者奠清于醬西奠梁于清西也

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

註曰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

郝氏曰公許暫退東廂俟賓食也箱廂通即夾室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註曰無事

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

註曰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賓

敖氏曰卷加席者北面坐而卷自末也公不辭以其降等  
也若於朝君則辭而賓反之矣

張氏曰公聽之而不輕來所以優賓使不煩勞也

賓三飯以涪醬

註曰每飯歡涪以穀搗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穀優賓

疏曰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穀與此不同者此為禮食故先食穀彼大夫士與客燕食則先食載故不同也又昏禮同牢云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涪醬皆祭舉食舉也註云皆食食黍稷也以用也用者謂歡涪師醬而不食穀者此公食賓禮解體折節明食穀可知彼豚解者皆不食故不食穀也云不言其穀優賓者特牲少牢尸食時舉穀皆言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

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

註曰此進漱也非為卒食為將有事緣賓意欲自潔清

賓挽手興受

註曰受觶

宰夫設其豐于稻西

註曰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

敖氏曰案左酒右漿弟子職文

郝氏曰設于稻西近賓右便取也

庭實設

註曰乘皮

張氏曰設之將以侑賓

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

註曰飲漱

敖氏曰其祭亦於醬涪間

右賓食





文

降拜

註曰當拜受幣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

註曰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

退西楹西東面立

註曰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註曰賓不敢俟成拜

介逆出

註曰以賓事畢

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

註曰揖執者示親受

公降立

註曰俟賓反

敖氏曰亦立于中庭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

註曰從者府史之屬

疏曰子男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此時介已受賓幣

故知訝受者是府史之屬也

右公以束帛侑

世佐案此章與聘禮醴賓之儀大略相同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

註曰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

敖氏曰霤門內霤也沒霤庭南也拜者謝侑幣之賜也沒

霤而拜以公立于中庭也

張氏曰沒雷門簷雷盡處嫌謂貪食之嫌

公辭

註曰止其拜使之卒食

敖氏曰辭其拜於庭也

揖讓如初升

敖氏曰此三揖時公在中庭與賓三揖則是與聘禮者同矣云如初亦大略之言也既升則介入復位

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註曰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賓揖介入復位

敖氏曰歸也賓拜賜于庭南公辭之故成拜於此

賓降辭公如初

註曰將復食

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

註曰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澣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

敖氏曰歸者三飯乃飲此凡三飲蓋九飯也九飯大夫禮也後禮更端故與前三飯不相蒙食加飯而飲漿則此所飲者其酒與

張氏曰上文宰夫設黍稷云啓會是簋兼會設之稻粱不言啓會是簋不兼會故經以黍稷爲會飯也

世佐案黍稷曰會飯別于稻粱之無會者耳敖云減簋飯于會而食之故云會飯非

不以醬滫

註曰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滫或時後用

疏曰前文賓三飯以滫醬先言滫後言醬是先用滫此後

言清或容前三飯後用清故作文有先後也

楊氏曰案註云初時食加飯謂食稻粱用正饌謂以肴孺

醬食正饌也此食正飯謂食黍稷也但用庶羞則經無其

文若可疑者據下文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註

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彼證此

恐此食會飯有三飲亦食庶羞此註所以有互相成之義

也

世佐案上文賓三飯以清醬據其用之之序言也此既

不用之故惟據所設之序而言許疏說非是

挽手與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

註曰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

張氏曰公所親設賓亦親徹

東面再拜稽首

註曰卒食拜也不北面者異於辭

張氏曰前受侑出更入門北面拜其時欲辭退故北面此

卒食禮終故東面

公降再拜

註曰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

敖氏曰公拜亦西面于阼階下

世佐案公於是不辭賓下拜而已亦降答之禮取其稱

也

### 右賓卒食

介逆出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

註曰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

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註曰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實于筐他時有所釋故疏曰案特牲及士虞尸卒食取俎歸於尸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

魚腊不與

註曰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

右賓出歸俎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註朝謂大門外

訝聽之

註曰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

右賓拜賜

世佐案拜賜之儀亦見聘禮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

註日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蜩醢四四為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為列無特

敖氏曰豆加茆菹麋藟簋加黍稷各一鉶加羊豕俎加鮮魚鮮獸於膚之下如饗九鼎之次云九俎則四四為列而特鮮獸

郝氏曰魚腊皆二俎謂乾魚乾腊外加鮮魚鮮腊為二也張氏曰此下別言食禮之異者食上大夫之禮君不親食之禮大夫相食之禮大夫不親食之禮凡四事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

註曰此以命數為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夫國之孤視子男

疏曰云此以命數爲差者案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侯之臣分爲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爲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若然惟有上下二支者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卿爵尊爲上大夫爵卑爲下則上言若九者子男之卿也下言若九者公侯伯之大夫也故鄭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此經惟見三命以下故鄭併論及之案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

敖氏曰其俎數之同者又以此見尊卑也因言上大夫以及下大夫蓋以足前禮未備之意

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註曰謂上下大夫也

敖氏曰欲問容人也腳當稻南若過四列則近於簋矣西東西列東列也先言西者上也

張氏曰下大夫庶羞十六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庶羞二十東西四行南北則五行

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鴛

註曰鴛母無

疏曰案爾雅釋鳥云鴛鴦母郭氏曰鶉也青州人呼曰鶉母莊子曰田鼠化爲鶉淮南子云蝦蟇所化也月令曰鼠化爲鴛然則鴛鶉一物也

張氏曰據經鶉鴛並列還是兩物

右食上大夫禮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張氏曰案聘禮聘遭喪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謂有死喪而致饗與食則賓不受之若疾病及餘事不親食者其致之皆可受也

世佐案說見聘禮

豆實實于饗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

註曰陳饗筐於楹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饗北陳者變於食饗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

四  
疏曰云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者按上文正食之時黍稷亦南陳今於楹間陳筐米亦南陳是正食及此饌同列

也云饗北陳者變於食者上文正食之時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西上陳之今於楹間二以併北陳是變於食也菹醢各異物不可同饗故饗數如豆上大夫八豆則八饗下大夫六豆則六饗庶羞之醢同是醬類故使之相從但庶羞之醢更無別種宜同一饗芥醬宜亦一饗知有芥醬者以其有生魚故也上文上大夫八簋今乃生致之黍稷宜各一筐稻粱又二筐故云筐米四  
敖氏曰豆實在饗簋實在筐又皆陳于楹間皆變於食也南北異陳示不相統也

郝氏曰豆實菹醢之屬簋實黍稷之屬豆主薦者自外陳而向北簋主食者自內陳而向南

世佐案楹外楹內南北節也兩楹間東西節也饗與筐南北之節異而東西之節則同

庶羞陳于碑內

註曰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鴛不陳于堂辟正饌

疏曰庶羞之內衆羞俱有鄭獨云生魚者以其載炙在牲不殺於此無矣雖有乾腊雉兔之等以生魚爲主也云魚腊從焉者雖無三牲之肉有乾魚腊可知云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鴛者以其下大夫七鼎無鮮魚鮮腊上大夫九鼎加鮮魚鮮腊可知雉兔鶉鴛亦生致之矣庶羞本在堂上正饌之西今在碑內故云辟正饌也不陳於碑南者以其本合在堂今宜近堂故在碑北

敖氏曰庶羞者醢四并魚膾與芥醬也不陳於上以牲在下宜從之庶羞主於牲肉也上大夫又加以雉兔鶉鴛此豆實也亦實於饗

庭實陳于碑外

註曰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疏曰庭實正法皆參分庭一在南而陳之昏禮記納徵執皮者是也今云碑外繼碑而言是近北矣彼陳於主人之庭擬與賓向外故近南此陳於客館擬與賓入內故鄭云以言歸故在內也

敖氏曰此庭實不於西方參分庭一在南又不執之皆變於食也

郝氏曰庭實皮馬之屬陳于碑外從其常處但無人執

世佐案此庭實亦有執之者馬則牽之特其所陳之處異于常耳敖及郝說皆非是

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

註曰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



敖氏曰生歸之亦變於食陳于門西餼位也  
郝氏曰牛羊豕鼎俎之實不殺故生致之

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

註曰朝服食禮輕也

疏曰歸饗餼時卿韋弁賓皮弁受此食禮賓朝服受不皮  
弁故云食禮輕

敖氏曰親食時朝服故此致者受者皆服之云如受饗禮  
則侑幣與食亦殊拜之

無儻

註曰以已本宜往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註曰賜亦謂食侑幣

右致食禮

世佐案此禮亦見聘禮但此詳彼略當參看

大夫相食親戒速

註日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  
之

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

註曰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

敖氏曰迎賓與拜至亦皆再拜

降盥

敖氏曰賓亦從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乃盥于洗南面卒  
盥一揖一讓升經不言文省也禮賓主敵則不設槃匱惟  
盥于洗耳

受醬清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

註曰皆者謂受醬受清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

謂止階上

敖氏曰降堂升一等中等相授也不受於堂辟君也中等相授異於士也大夫之階亦惟三等於此見之矣考工記言天子堂崇九尺以是差之則公侯伯七尺子男五尺大夫士皆三尺也士冠禮賓受冠降階一等世佐案大夫之堂五尺士三尺見禮器一尺爲一等降堂升一等是間三等相授也敖說非

賓止也

註曰主人三降賓不從

疏曰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

張氏曰註言三降不數降盟者盟時賓亦從降自如常法也

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

註曰不敢食於尊處

敖氏曰亦爲主人立于堂故不敢食於席也其尊敵故但辟之於堂上而已梁不擁亦降於君

主人辭賓反之

敖氏曰云反之明不對也此下當有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十字蓋傳寫脫之

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

敖氏曰卷加席亦謙也辭則反之敵也

辭幣降一等主人從

註曰從辭賓降

敖氏曰辭而降一等爲恭也從者辭其降且不許其辭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

註曰敵也

疏曰案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又案左氏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  
 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  
 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施當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以食禮  
 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  
 敖氏曰著之者主人非君嫌不必稽首

世佐案此受侑幣當於兩楹之間與公食大夫受幣當  
 東楹者異經不言者文不具

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

註曰辭謂辭其臨已食

敖氏曰從者亦辭其降且許之此謂再入而辭者也然則  
 初辭亦有此文明矣又公食禮有賓再人之拜上經乃不  
 見其異者則是大夫禮無此拜也

卒食徹于西序端

註曰亦親徹

東面再拜降出

註曰拜亦拜卒食

敖氏曰拜不當階又不北面亦變於前主人亦於阼階上  
 西面答再拜也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

疏曰云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  
 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滹  
 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  
 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  
世佐案此疏監本亦誤作註

敖氏曰他謂在公食禮中而不見於上者也然上禮所不

見者亦未可盡與公食禮相通經云皆如者大約言之耳  
又此不別見所饌者之異則是俎豆之屬亦皆如公食者  
矣蓋大夫此禮爲公而舉故其饌放之而不嫌與之同也  
大夫祭其宗廟惟用少牢且於其始也不敢純用朝事之  
豆則此食禮之意可見矣

張氏曰降而盥侑用錦降辭幣時主人從而辭降受幣時  
主人稽首送幣降辭主人主人從降卒食徹于西序端不  
拜階下亦皆異於公食者

### 右大夫相食禮

世佐案聘禮云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饗若食此  
亦主國待賓之禮放公食而爲之故附于其後云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

註曰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列國

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

敖氏曰不言其禮者與公致食之禮同可知

賓受于堂無賓

註曰與受君禮同

敖氏曰言此者嫌或與君禮異也賓受大夫餼不於堂故  
明之

右大夫致食禮

世佐案此亦見聘禮

記

不宿戒

註曰食禮輕也

郝氏曰不宿戒當日戒也

戒不速

傳禮集編 卷九  
註曰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  
不授几

註曰異於醴也

疏曰決禮賓時公親授几也

無阼席

註曰公不坐

亨于門外東方

敖氏曰門外廟門外也門外東方雍爨在焉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

註曰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  
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為莞

疏曰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據周禮考工記及長尋  
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車戟常崇于及四尺之文而言也上

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  
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必長筵也

敖氏曰蒲筵而加莞席美者在上也筵常而加席尋是加  
席之度必半於其筵於此見之矣莞小蒲也 加莞席鄭

本莞皆作萑註曰今文萑皆作莞繼公案司几筵云諸侯  
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  
而萑乃葦屬其為物麤惡故司几筵惟於喪事則用萑席  
焉似不可用之於此禮也宜從今文皆作莞

郝氏曰捲席者自下為末舒席者自上為本  
世佐案几形几也萑當從鄭本敖改作莞則上下大夫  
何別乎

宰夫筵出自東房

註曰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

郝氏曰司宮具筵于東房宰夫設之故自東房出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註曰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卽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

疏曰云凡賓卽朝中道而往者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賓乘車中道云車還立于西方者少儀云僕於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註云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還立于西方鄉外云賓及位而止北面者玉藻云賓立不當門彼亦謂聘使也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六行人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者則卿大夫立亦與孤同一節兼云大夫者小聘曰問使下大夫立與孤卿同當車前故

連言也云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者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註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是是臣亦各依其君命數而降之故鄭總以命數言之也

從通解  
節本

敖氏曰唯云賓之乘車在此則上介以下之車不然矣車北面立者侯賓之出宐鄉之云立明其不說駕

郝氏曰賓之乘車謂大夫所乘入朝之車曲禮客車不入大門覲禮偏駕不入王門臣子及朝門外下車則還車北向不稅駕立以俟也西方賓位也

張氏曰經文北面立者指其車而言前經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是下行入俟于次矣則所云立當車前者何

時乎此段註疏未能詳俟質

世佐案立當車前謂旅擯之時也當遙當之也蓋賓至大門外西方下車入于次及擯者出請事賓出次步進直闌西北面立是時賓主之間相去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不等車在西方北去門之節亦如之賓于車東東西相望當車前也以聘禮及周禮大行人註疏參之自見張云未詳蓋偶未之考耳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

註曰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莖莖之屬

疏曰士虞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莖鄭註云莖莖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莖此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彼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

敖氏曰案內則曰莖莖粉榆兔薹滫瀡以滑之故註以滑為莖莖之屬

郝氏曰鉶和羹之鼎羹有菜曰芼苦甜菜薇細豆苗滑味之滑利者猶今人以豆粉和羹之類

贊者盥從俎升

註曰俎其所有事

敖氏曰贊者之所有事於賓者簋俎庶羞之祭也而俎先二者而設故從之以升

張氏曰贊者佐賓祭故盥升以待事

簋有蓋幕

註曰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幕幕巾也

郝氏曰簋以盛稻粱前云宰夫坐啓簋會是簋有蓋而不言簋蓋于此記簋亦有蓋有幕但黍稷先設用而稻粱後

傳禮集編 卷九  
設不用耳

凡炙無醬

註曰已有鹹和也

敖氏曰凡凡三牲也此庶羞於三牲之炙皆為設醢唯魚膾乃用芥醬是凡炙無醬矣不言蔽者如炙可知

郝氏曰凡炙謂牛羊豕炙炙宜乾食故不設醬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

註曰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也疏曰經云上大夫不辨命數則子男之卿再命其席亦同下大夫鄭言謂三命大夫者欲見公侯伯之卿三命亦與子男下大夫同公之孤四命其席則異案周禮司几筵云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與此記三命已下席不同故知彼國賓謂筵孤也無正文故云則也

世佐案此記上大夫加席之異也萑當從今文作莞鄭本作萑則與下大夫無別何以復記為下大夫用萑上大夫用莞莞美于萑也皆皆筵與席也莞席不用紛純而亦用元帛純者下君也據周禮司几筵天子諸侯之莞筵皆以紛為純紛白繡也又此上大夫兼孤卿而言註誤司几筵云筵國賓于牖前國賓謂諸侯來朝者耳鄭以孤卿大夫當之亦誤

卿擯由下

註曰不升堂也

張氏曰此謂上擯於堂下詔賓主升降周旋之事而不升堂

上贊下大夫也

註曰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為名



敖氏曰上贊即經所謂贊者也以其佐賓食於堂上故云  
上贊蓋對堂下之擯者而言也擯贊者事相近故以上下  
通之此以下大夫為之者欲其不尊於賓

郝氏曰卿謂上大夫擯贊禮者卿擯謂食卿之擯凡賓主  
升降行禮擯贊之食卿則擯立堂下有事由下升其立堂  
上贊禮者食下大夫之擯也

張氏曰堂上之贊以下大夫為之擯佐於堂下贊佐于堂  
上故曰事相近言其相終始也

世佐案此二句自言主國擯贊之法不因賓之尊卑而  
異郝說非是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

註曰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  
疏曰上經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此復記之者欲見上大

夫食加飯之時得兼食庶羞其時宰夫更設酒飲漿飲以

優賓也

從通解  
節本

郝氏曰公食下大夫酒飲進于設正饌之時漿飲進于賓  
三飯之後如食上大夫加庶羞為二十則酒飲漿飲再設  
以酒漿食庶羞可也

張氏曰前經下大夫不言食庶羞言飲漱不言飲酒亦其  
禮之殊者

世佐案此句疑有脫誤當闕之

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註曰嫌上大夫不稽首

敖氏日記此於上大夫之後恐或是為彼言之若然亦長  
語矣此篇中見上大夫禮之異者俎豆簋劍之加耳其他  
不見之則皆如下大夫禮可知固無不稽首之嫌也又何

必贅言之哉

張氏曰雖上大夫必執臣禮故記特明之

世佐案此蓋記賓明日拜賜之禮然已見於經矣簡編斷缺故重出于此而逸其上下文

劉氏敞曰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

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籩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梁以清醬以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殺也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

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儀禮集編卷九

男盛澄校字

儀禮集編卷十

秀水盛世佐學

後學歙鮑淑芳石門顧修參校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

疏曰案曲禮下云天子當展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註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庭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庭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庭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展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春秋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

孔氏曰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案宗伯春日朝夏日宗秋  
日覲冬日遇鄭註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  
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  
俱至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覲禮云諸侯前朝皆  
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又春秋僖二十  
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於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遇  
禮異耳案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  
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隨  
服更來周而復始然而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  
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四方竝然故鄭  
註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  
夏或覲秋或遇冬要服之外有夷鎮藩三服案大行人云  
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壹見鄭註云世謂父死子立及嗣

王卽位乃一來耳六服之中服數朝外又有四名一是時  
見曰會者若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若東方諸  
侯不服則與東方諸侯共討之若南方諸侯不服則與南  
方諸侯共討之諸方皆然朝竟王乃爲壇於國外與之會  
盟春於國東夏南秋西冬北會則隨事無有定期有時而  
然故曰時見曰會也二曰殷見曰同者天子十二年一巡  
守或應巡守之歲而天下未平或王有他故不獲自行則  
四方諸侯竝朝京師朝竟亦於國外爲壇以命之政事殷  
衆也其來旣衆故曰殷見曰同也三曰時聘曰問者謂王  
有事諸侯非朝王之歲不得自來遣大夫來聘因而問王  
起居此亦無常期故曰時聘曰問也四曰殷覲曰視者謂  
元年七年十一年唯有侯服來朝朝者旣少諸侯遣卿大  
夫以大禮來聘聘者旣衆故曰殷也覲亦見也爲來見王

起居故曰覲也殷覲亦竝依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隨方逐時但不每方分爲四耳故鄭註大行人云其殷同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也鄭既云四時分來如平時而前六服初時唯云四時雖不言四方後又云四方各分趨四時明其同也然所以殷覲不須分見四時者小禮不須更見四時法也又曰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故大僕云王眠燕朝則正其位文王世子云公侯朝於內朝親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俟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者文不具耳不云士者鄭註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案諸侯大射士立於西方東面是天子大射士亦預禮也其三是臯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故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是詢衆庶之朝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謂相見曰朝相問曰聘臣見於君子見於親賤見於貴皆謂之朝以朝暮別之則朝見曰朝暮見曰夕以春秋別之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然考之舜典二月東巡守肆覲東后則春亦曰覲蓋朝覲互名至周始以春秋別之又有夏宗冬遇以備四時之朝又曰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則四者非獨時異事亦異矣曲禮言天子

傳禮集解 卷一  
三  
之立有當依當宁之別其朝位有諸侯北面及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別則朝覲之禮非獨事異儀亦異矣

陳氏祥道曰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天子於朝覲未嘗有當宁之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明堂位三公北面諸侯西面諸伯東面諸子東北面諸男西北面特射人掌羣臣見王之位諸侯北面焉則諸侯之於朝覲未嘗有北面之禮記之所言非周制也古者冠禮冠于席聘禮享于席禘而發爵服嘗而出田邑發秋政出而治兵入而策勳莫不一於席凡以尊重事不敢輕之已矣豈獨覲禮然哉

游氏桂曰夫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禮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賓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三王家天下所恃以爲天下者不獨特其利勢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天子上下和睦同獎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固以爲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卑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舅甥昏姻相去之遠而久不相見於其來朝忘親親之恩專以分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此親親之恩賓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項氏安世曰朝以行禮覲以獻功行禮則異等威辨儀物

儀禮集解 卷一  
盛朝會之禮以示衆庶故君於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  
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之於內而一其向也  
朝者正禮之名覲主於見而已

敖氏曰此篇主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于王之禮初無四  
時之別與周官所謂秋見曰覲之意異

汪氏克寬曰天地位而尊卑定矣卑高陳而貴賤位矣王  
者首出庶物德配二儀其尊貴明矣而聖人所恃以爲天  
下者不獨特其尊貴勢分也故於諸侯之卑其中同姓則  
有伯父叔父焉異姓則有伯舅叔舅焉有兄弟焉有婚姻  
焉於其來朝也逆勞眠館具備多儀篤以親親之恩接以  
主擯之禮而恩禮離離乎尊貴勢分之間有莫知其德之  
感化之至也此春朝所以異乎覲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  
面也夫摯貢諸侯所以述職也今也親受之於朝其志重

於器物者明尊賢之禮等也祭器天子所以事神也今焉  
用之於大饗其致敬於賓客者示神事之禮同也若是者  
豈天子自示寡昧而忘其尊卑之分哉蓋以億兆歸命于  
一人未易遽化也治亂潛幾於一德而一德難乎遽孚也  
於是崇德率衆謙已下賢俾上之恩深下之報厚內外同  
獎於一心遠近咸歸於一德卒致垂拱成化享國永年而  
能保其尊貴者有由來矣此所以爲三代之至文朝見之  
盛禮也

郝氏曰諸侯朝見天子曰覲周衰禮廢文武攸同之蹟不  
可詳考後儒纂緝舊聞摹爲覲禮記其大略耳未若燕射  
聘食諸侯大夫禮言之娓娓然而反足信周禮大宗伯春  
朝夏宗秋覲冬遇皆名家以臆鑿說諸侯見天子禮唯有  
覲今以覲禮爲嚴曰殺氣質生氣文別爲朝宗遇以便不

寧侯是東遷以還頹政非先王舊章也鄭康成好信不達謂三時禮亡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姜氏曰案周禮朝宗覲遇會同六者皆朝見于王之禮今儀禮獨存覲禮一篇而餘禮者皆闕其異同固皆不可考矣鄭註云朝有擯迎之儀取于通情也夏宗亦如之覲無擯迎之儀取于辨分也冬遇亦如之何氏云八朝而與天子議行天道生育之令故相見時先有溫厚氣象入覲而與天子議行肅殺之政故相見時先有嚴毅氣象也以此而推今覲禮自至于郊始而其前在國以至入境無文者蓋其前當與朝禮同而至郊以後其儀則異與

世佐案朝覲大典而三禮所陳已不能無異况後之說者乎禮記出于漢儒之纂錄猶可曰是夏殷法也儀禮周禮皆周公制作時所定不應衲鑿乃爾則以朝覲宗

遇之禮因時而制者固不可強而一也且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于朝禮故於是略之也禮經之逸者多矣執此區區之僅存者而謂其所不見者皆無是禮也豈通論哉鄭氏解經固多牽合之弊要其有本者不可盡廢也世儒信經不篤逞臆而談其爲經害尤甚得游氏汪氏之說而通之亦可知春朝秋覲之所由以分矣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註曰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



爲帷宮設旌門

疏曰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蓋五等同有畿勞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此據上公而言五十里有市市有館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爲帷宮從氏圖節本

敖氏曰勞而用璧以爲信天子於諸侯之禮也璧無束帛別於享禮且爲其當還之也凡以玉行禮而當還者例不用帛云侯氏者指來覲之一者而言耳若泛言之乃云諸帷門者以帷爲門也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彼天子之制也然則此但爲壇與帷門而已其不爲宮與蓋於壇之南橫設兩帷於兩旁而空其中以當門也不受於館舍而受於此蓋其禮宜然爾

郝氏曰稱侯氏者君前以侯爲氏不敢自殊也帷郊外設帷爲次以受王命

張氏曰此下言侯氏入覲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

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

註曰不答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

敖氏曰侯氏既拜亦揖而先入門右使者乃執玉也言遂者明卽於此執之也使者既入門左侯氏乃與之三揖也世佐案升階之法先升者先讓今使者先升而不讓則侯氏之不敢讓可知也

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註曰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

敖氏曰降拜於階間北面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

註曰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侯之也還玉重禮

疏曰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身自致者乃拜送

敖氏曰左還東面以侯之也侯氏就使者還壁使者於是復南面受之降拜爲送玉也亦於階闕北面還壁者明其以爲信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

註曰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敖氏曰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者止其去也且迎而欲僨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僨而用几尊王使也授几設几之儀見於士昏聘禮及少牢下篇此經文略也  
郝氏曰止使者將僨也侯氏先升導賓也授几則設席可知使者受几自設于席左也

侯氏用束帛乘馬僨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註曰僨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

敖氏曰使者受僨不稽首者同爲王臣故不因其受幣之禮也其授受之節蓋於壇中亦北面授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註曰駢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

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敖氏曰使者亦左執幣乃北面右執左驂以出也四馬象在車前故西者曰左驂駕車之馬兩服居中兩驂在旁使者以左驂出侯氏之士以三馬從之既則其從者並授幣而皆訝受馬也從之者隨以入國

郝氏曰左驂庭實四馬最西一馬也馬首北以西為左

右郊勞

楊氏曰凡布席設几皆在西北位此帷宮恐亦當然帷宮無堂可升升者壇也左氏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註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是也又宣十八年子家壇帷復命於介謂之壇帷是壇亦帷其旁非特為帷宮而已設几則必有席蓋几席相將無席何以設几故鄭註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太宰贊玉几註云立

而設几優尊者此使者亦不坐而設几故註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

天子賜舍

註曰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為承擯

疏曰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也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亡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知小行人為承擯者案小行人及郊勞眠館將幣為承而擯是其義也

敖氏曰侯氏至于國而即館天子則使上大夫賜舍也此舍謂公館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註曰此使者致館辭

疏曰此及下經皆云伯父謂同姓大國也舉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

侯氏再拜稽首

註曰受館

敖氏曰不著其所是於舍門外也使者東面致命侯氏西面聽命既則北面拜

僎之束帛乘馬

註曰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僎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僎使者於內

敖氏曰侯氏於使者亦有迎送之拜不言者文略耳下於大夫戒之禮亦然 案註云禮謂禮物也

右賜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

註曰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為告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

疏曰初事者以其四時朝覲自是尋常故事也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此戒之亦於舍門外其面位與賜舍同

邾氏曰某日謂覲日帥乃初事率循故事也諸侯既至入覲自有常期天子必使人告示賓禮之意

張氏曰此下言將覲之事王使人告覲期諸侯先期受次于庶凡二事

侯氏再拜稽首

註曰受覲日也

右戒日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註曰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顧其入覲不得竝耳受舍

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受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

疏曰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有迎禮秋冬受贄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覲于廟故在廟門外受次又云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授次是也有外次于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又云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

李氏微之曰受舍于朝所謂外朝也

敖氏曰朝猶覲也前朝者先覲日也此舍如廬舍之舍謂覲時待事之處也若諸侯相朝則但授次而已聘禮記所云君之次者是也

張氏曰受舍于朝康成以為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蓋以下文有肉袒廟門之東一語遂以為宗廟戴氏駁之甚當天子三朝臯門內庫門外之朝謂之外朝路門外之朝謂之內朝亦曰治朝其後路寢謂之燕朝燕朝非接見諸侯之所則受享于廟者路門外之朝天子當展而立者也受贄于朝者庫門外之朝天子當宁而立者也鄭既以廟為宗廟遂以朝為路門外之內朝故其註曲禮者曰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當亦誤也

世佐案此云諸侯云皆則天子之見諸侯非一一而見

之也明矣前朝其覲之前一日與曲禮孔疏云其朝日未出之前恐非是舍卽大門外之次也不於臨時授之而先事受之者防凌越也朝外朝也受舍必親造朝重其事也孔疏云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亦非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此次之位也非朝位也此禮蓋亦訝聽之又案註疏謂春夏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蓋以下經侯氏肉袒廟門之東決之也張氏則以廟爲內朝朝爲外朝引曲禮爲證不知曲禮所言乃夏殷之制非周制也陳氏慮氏辨之詳矣康成據儀禮以釋曲禮先儒嘗訾其膠今欲正註疏之失而不免仍蹈其誤此愚所未敢信也

右受舍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註曰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旣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禰西階之東

疏曰裨讀從詩政事一卑益我取裨陪之義天子吉服有九言六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爲上無裨義衮冕以下皆爲裨諸侯唯不得有大裘上公則衮冕以下故云此差司服所掌

敖氏曰裨冕者冕服之次者也侯氏若上公也則服鷩侯伯也則服毳子男也則服希是時天子受覲亦服其裨冕故覲者不得服其上服也天子以大裘而冕十二章者爲

上衮冕九章者次之禰謂考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禮則筵几于其館堂戶牖之間南面祝升自西階君升自阼階祝奠幣于几下君北鄉祝在左君及祝再拜興祝曰孝嗣侯某將覲天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東箱祝就西箱有間君反位祝乃取幣藏之君反于阼乃降而遂出也歸則埋幣于禰廟西階之東此朝以禰冕亦與周官異大行人職言朝服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皆其上服也

郝氏曰覲之晨侯氏先自告其行主古者大事出奉其廟主行有事則告禰猶副也天子衮冕爲正諸侯以下冕服爲副釋幣奠幣告禰以將入覲也古者天子受覲于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覲告禰所以率先職也

張氏曰此下至升成拜降出備言入覲之事質明先以將覲告行主乃入覲以瑞玉爲贄次行三享次內祖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禰冕者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也案玉藻諸侯元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而此禰冕釋幣于禰者以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之也

世佐案禰冕者諸侯之朝服也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禰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而下爲偏駕也玉藻亦云諸侯元端

註云端當爲冕

以祭禰冕以朝是三禮所言合矣侯氏禰冕

爲將朝也釋幣則因事而服之耳故與正祭異也夫諸侯於其國雖祭不得服其上服惟於朝天子及助祭之時服之而敖氏又謂當服其次則上服更何所服之乎其說蓋不可通矣禰註以爲遷廟主據曾子問而言也但彼所云乃天子巡守之禮諸侯述職無明文故敖氏

直以為考據經而斷近得其實當從之

右釋幣于禴

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

註曰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繆之弓也弓衣曰韜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疏曰云墨車大夫制者以周禮巾車職云大夫乘墨車故也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者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據在本國所乘並得與天子同此乘墨車以朝是車服不可盡同也云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職文云弧所以張繆之弓者爾雅說旌旗正幅為繆故以此弧弓張繆之兩幅也

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乘墨車屈也載龍旂不沒其實也晉韓宣子聘于周自稱曰士大國之卿自比天子之士則其君自比於大夫亦宜也上云前朝此云乃朝則以觀名篇之意可見矣世佐案凡旌旗之屬皆有弧以張繆弧上又畫枉矢考工記斡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是也龍旂弧韜載之于車以為飾也龍旂象文德也弧弓也載弧不忘武備也於龍旂則張之弧則韜之以韜是矢其文德雖有武備而不用也一車飾也而先王之寓意深矣纁說見聘禮記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

註曰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敖氏曰右亦設几者至尊宜逸不取其右之義也然則天子升席不由下矣生人左几自諸侯而下

郝氏曰斧作黼繡黼為屏風設于座後天子所依也考工記白與黑謂黼色取西北金水嚴凝象乾之斷也戶牖之間南面之位古席制堂北中為室牖東為室戶席在戶牖間左右皆几優至尊也神几尚右人几尚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為神人共主也

張氏曰依讀如屣於豈反孔安國顧命傳云屣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是也莞席紛純等並周禮司几筵文

天子衮冕負斧依

註曰衮衣者禕之上也纁之繡之為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疏曰負謂背之南面也

敖氏曰衮冕天子之禕冕也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而周官齊僕職乃言車送逆朝覲者之節大行人職亦先言公侯伯子男其朝位賓主之間相去之步數乃云廟中將幣亦與是禮異者與

張氏曰自衮冕至元冕五者皆禕衣唯衮為最尊天子與上公同服以有升龍為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繡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凡九也

世佐案周禮齊僕職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九步介九人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鄭註云朝先享不言朝朝正禮不嫌有等是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

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贄受享皆無迎法今言朝  
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  
行饗食在廟卽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斯言善通二  
禮之異矣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註曰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  
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  
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

疏曰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行西  
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  
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  
氏卽令入此覲遇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司儀云交擯三  
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

見於大門亦可交擯三辭矣又云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  
爲承擯嗇夫爲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  
別增一士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爲  
承擯

敖氏曰侯氏以天子將廟受之其禮太重故不敢而辭焉  
嗇夫於是承其命以告于天子擯者不承命者是時在廟  
門內猶未出也或曰嗇夫微者也不可以與國君接而直  
告于至尊蓋嗇當作大字之誤也未知是否

世佐案嗇夫蓋諸侯之末介故承其君入覲之命以告  
也所告者天子之擯者耳乃云告于天子者猶上云天  
子設斧依其實司几筵設之也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  
之

註曰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

敖氏曰言所以庶受之者非有他也以嘉其來朝之故耳世佐案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昏禮婿見之辭亦曰某以非他故皆親之之意也敖說非此擯者納賓之辭也乃云天子曰者見其述王言也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註曰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授

擯者謁

註曰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成拜乃出

註曰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

疏曰侯氏得擯者之告坐取圭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拜於西階東別於內臣也侯氏既成拜宰乃受玉以東是時王於侯氏之拜皆不荅所以見至尊之義也

右覲

楊氏曰曲禮云天子當展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彼諸侯覲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者此謂庶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鄭註云覲者位於庶門外而序入入謂北見天子時

郝氏曰此節敘覲禮簡而直情而信無交擯三辭親迎親送賓主對立遠近步數之法鄭氏僻信周禮穿鑿粧飾過也嗟乎天冠地履萬古常新雖無此文覲禮可知况彰彰如是乃引衰世下堂之事以爲三時禮闕豈不謬哉

世佐案交擯三辭乃諸侯相朝之禮郝以是爲朝王禮誣矣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註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庭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邊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疏曰三牲魚腊邊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卽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從句讀節本

郝氏曰四享諸侯五等子男同等故四猶下言四傳擯也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

註曰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

疏曰中庭亦是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設之故也

熊氏朋來曰案韻釋卓蚤也蓋諸侯朝覲進十馬難盡數牽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九馬隨之當以卓訓蚤於義爲通

敖氏曰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也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此奠幣蓋於入門左之位

鄭氏曰奉親奉特出口卓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一馬中庭卓立九馬羅列于後先進者從西以次并列而東故曰西上

世佐案卓字之訓註說似鑿當以後說爲正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

註曰亦言王欲親受之

敖氏曰此擯者曰乃言予一人則是擯者凡告於侯氏皆爲述王言矣是亦異於國君以下擯者之禮與

世佐案上云天子曰此云擯者曰文互見也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

註曰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

敖氏曰撫之者示受之王不執璧帛者貶於瑞玉亦至尊禮異也

郝氏曰王撫玉以手撫摩其璧不撫帛也撫其玉不親受尊受卑者之禮與昏禮舅氏撫婦之贄同

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

註曰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主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疏曰幣卽束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爲幣宰卽太宰太宰主幣周禮太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註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春夏受贄于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而稱賓主覲禮受享皆無迎法不下堂而見諸侯已是王尊侯卑王

猶親受其玉至于三享使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于庭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也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左傳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

敖氏曰幣謂璧帛西階前拜送幣者非其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擯者不延之以升變於授圭時也馬左馬也侯氏親以左馬出敬之至也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爲節亦至尊之禮異也凡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以堂上授受爲節

郝氏曰侯氏自奉其玉帛降西階下東面授大宰卽階下再拜稽首送幣不敢授之堂上也王既受享侯氏自牽其馬出授王人異于常禮主人士受以出也世佐案侯氏拜于西階前者與宰授受爲禮也故擯者不延之以升

事畢

註曰三享訖

敖氏曰觀有三享經之所見初享之儀耳其次二享庭實唯國所有不可相蒙故空其文

右三享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

註曰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

敖氏曰肉袒示恐懼也袒右變於禮事也爲之於廟門之東亦變位

郝氏曰觀享既畢黜陟未分懼王或譴乃右肉袒請事肉袒袒衣見肉

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註曰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

罪之事也

疏曰國所用為罪之事加得字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

為者得非罪之事世佐案此疏則今本註為罪之間脫一非字

敖氏曰入而復右已事更端也告聽事者告擯者以已於

此聽事也

郝氏曰聽事猶言待罪告告擯者

張氏曰告聽事者告王以已所為多罪願聽王譴責之事

也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註曰謁告寧安也乃猶女也

敖氏曰天子辭於侯氏者天子以命擯者擯者以告侯氏

也云伯父無事者辭其聽也云歸寧乃邦者安之之辭實

未使之歸也

汪氏克寬曰此諸侯入辭而天子告之之辭也忠厚警戒

藹然見之參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

邦其義同也

世佐案此諸侯請罪而天子辭之之辭也汪說殆失考

與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

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註曰王辭之不卽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

勞之勞其道勞也

疏曰云天子外屏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也從集說節本

陳氏祥道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

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

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

屏也國語曰吳王背手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  
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  
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屏疏通之也

敖氏曰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之出入天子之門亦  
必由闌東矣適門西爲襲也西下似脫襲字祖於東襲於  
西宜相變也王勞之亦擯者傳王之辭

郝氏曰屏南屏牆南侯氏既得天子命遂出廟門由屏南  
適門西入廟門左北面復常位也勞安慰也升拜拜謝也  
右侯氏聽事天子辭乃勞之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

註曰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  
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疏曰案周禮巾車掌五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

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  
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衮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  
同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衮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  
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  
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  
皆乘革路以下蕃國據外爲總名皆乘木路而已案司服  
上陳王之吉服有九下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  
服也

敖氏曰門外舍門外也 案聘禮則舍惟有一門而已此  
今文雖有外門外之文然以其行禮之節求之絕無可以  
爲二門者之徵故且以古文爲正



張氏曰自此至乃歸皆言王賜禮侯氏之事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註曰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衮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

疏曰路大也君之居以大爲名是以云路寢路門之等引

左氏重錦以證重賜也

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路車一而已乃云西上者以其與馬同設也四馬設於車東異於駕也

汪氏克寬曰周制諸侯踐位而入見則有錫命修聘來朝則有錫命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錫命此禮之正也若書稱蔡仲之命文侯之命詩稱王錫韓侯王命召虎之類

是已若遣使就其國而錫命之禮無是也如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之類皆非正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郝氏曰重賜加賜如金帛器用牲畜之類

世佐案車以輪爲上加馬時馬在車前是其下也故以乘馬爲路下四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

註曰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

疏曰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覲者衆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賜之周公右王左傳晉祁奚語引之者證大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大史卑始時隨公後升訖公東面大史於是乃居公右而並東面以宣王命也

儀禮集解 卷十  
三  
敖氏曰奉篋服者一人耳乃云諸公者若師若傅若保不定也置服於篋故謂之篋服命書若文侯之命之類是也先設庭實乃奉其所以將命者亦至尊之禮異也此不言揖讓之禮如勞可知

世佐案是義如王躬是保之是云大史是右者主諸公而立文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註曰讀王命書也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註曰受命

敖氏曰是時侯氏升降自阼階故拜於兩階之間不於階東者拜至尊之命宜異於常禮也使者不辭之者以其同爲王臣且尊之也春秋傳宰孔止齊侯毋下拜以王命辭

之也

升成拜

註曰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耄老母下拜此辭之類

敖氏曰亦於阼階上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也必成拜者放授玉之儀也受勞者未有所放故惟拜於下而已世佐案升成拜以公辭之故也不言公辭文省既拜於下乃辭禮之正也春秋僖九年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未下拜而孔辭之待以殊禮也既不復成拜于上者謙不敢貪天子之命也故與此異敖以爲不辭而升成拜非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註曰受篋服

敖氏曰受亦北面諸公南面訝受之此受於堂乃不著其所是就而受之明矣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僎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僎大史亦如之

註曰既云拜送乃言僎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

張氏曰使者兼公與大史而言僎使者在拜送前乃於送後略言之者以前經郊勞時已詳載成禮故略言已足也

右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註曰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右天子稱諸侯之辭

饗禮乃歸

註曰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二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疏曰案聘禮及諸文言饗皆單云饗無云禮鄭故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明禮爲食燕也云互文者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王有故亦以侑幣之禮致之變食燕而言禮見王有故以禮幣致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

右天子待諸侯之禮

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註曰四時朝覲受之于席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墮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

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  
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  
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  
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中等下等每面十二方方明  
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  
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席之  
有主乎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  
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  
南鄉見諸侯也

疏曰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註云時見者言  
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  
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  
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

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  
殷見四方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若如註則時會殷同  
亦有朝覲在庶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  
朝王其中若當朝之歲者自於庶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  
當在壇朝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六服之內若當歲者  
卽在庶其餘在壇朝故鄭言既朝覲乃爲壇於國外也朝  
事儀未及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諸侯  
而言也方明者合木爲上下四方故名方此則神明之象  
故名明秋官司盟云北面詔明神故曰所謂明神也天之  
司盟卽左氏襄十一年傳司慎司盟是也南鄉見諸侯者  
王在堂上公於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於下等奠玉拜皆  
升堂授玉乃降也

敖氏曰爲宮者築宮牆也王十二歲若不巡守則四方諸

侯皆來朝於是爲壇墮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覲也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正謂此也方明云者其制方而每面又各以色爲其神明之象因以名之加此於壇爲將祀之也掌舍職曰爲壇墮宮設棘門

張氏曰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殷同及王巡守爲壇而見諸侯之事

世佐案此下言諸侯入覲而天子率之以祀羣神也既分覲之又總會之所以固其志也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非禮之常故綴於末與然詳其文體頗有似乎傳記者且與周禮司儀及大戴朝事所記互有詳略疑非此經之舊而記者取以足之也爲宮掌舍職也司儀主令之四門所謂旁一門也壇十有二尋者謂其下

等也壇凡三等上有堂以祀方明并王立之所方二丈四尺堂下每等加廣二丈四尺上等等方四丈八尺中等方七丈二尺至其下等則方九丈四尺矣每等高一尺堂亦高一尺從堂視下深四尺也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註曰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疏曰天地之至貴者昊天崑崙是也既非天地之至貴卽日月之神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也

敖氏曰設六色以象天地四方之色也設六玉爲祀時以此禮之上不以璧而以圭下不以琮而以璧亦與周官異

也所以然者以四方之玉無所象故於天地之玉亦不必象之也用圭璧者圭璧尊也大宗伯職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謂方明之玉也

郝氏曰方四尺上下四旁各一尺設六色每方一色象天地四方也設六玉每方以其玉函木上上與東方皆圭上為天帝東方帝所出其玉同圭銳象陽居上璧孔象陰居下璋半圭象半陽居南璜半璧象半陰居北琥虎形象金猛居西圭上剡象物生居東

張氏曰方明之制合六木而為之上下四方各異色刻木為陷而飾以玉蓋以一物而象上下四方之神非六物也世佐案六色設之於木上六玉則分方而置諸其側以

禮神也上從北下從南註云刻木而著之恐非是上下即天地也禮之用圭璧不用璧琮殺于正祭也考典瑞職所以祀日月者乃一圭有邸者耳圭璧一物也此云上圭下璧其為二物明矣疏混而一之亦非四方之玉則亦各象其方之色而已郝說鑿

立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

註曰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尙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尙作

上

疏曰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以近王爲上云或左或右者二伯初帥之各依左右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也土揖異姓之等是司儀職文鄭彼註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

敖氏曰旂上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異也射人職言正朝之位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朝士職言外朝之位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然則五等諸侯同在朝唯爲一列亦可見矣 鄭本上作尙註云古文尙作上案

上左云者以左爲上也且春秋傳亦有上左之文則上字之義優於尙也宜從古文

郝氏曰上介諸侯之相君之旂卽諸侯之旂置于宮豫識其君朝列之位也上左諸侯各以其爵自東立而西不言面皆北面可知

世佐案尙上通上左者據王而言也王南鄉以東爲左故諸公北面者東上諸侯在諸伯之東諸子在諸男之東是皆以左爲上也後二說皆非

### 四傳擯

註曰王旣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

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

疏曰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受玉謂朝撫玉謂享子男共一位故設擯四

從揚氏圖節本

聶氏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又曰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敖氏曰王既揖於是諸侯皆升奠瑞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既則皆拜於下擯者總延之曰升乃各升成拜於奠玉之處降出三享奠玉幣亦如之傳擯者傳其擯辭使之升拜也一朝三享凡四此於享亦升之異於特觀者以其衆也

郝氏曰四傳擯公一侯一伯一子男同一相禮者各以其等傳命見王于宮而後從王以祭也

張氏曰據註疏推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壇門左右立王降階南鄉三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擯執瑞玉以觀璧帛以享請事勞皆如前經所陳也

世佐案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交擯法也此合諸侯于壇用傳擯法與交擯異其人數未聞傳擯者擯者傳告五等諸侯使之各以其幣升壇覲王也以奠玉之等論之公一侯伯一子男一則三傳擯可矣鄭分侯伯以足四傳之數不若敖說能彙括此禮之始末也降拜之法聶氏後說近是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三  
祀方明

註曰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

疏曰此四門之禮乃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也禮既畢乃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遂去方明於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明於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從楊氏圖

本節

敖氏曰載大旂者以拜日及祀方明也巾車職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此載大常則乘玉路矣東門卽此宮之東門也拜日於東鄉其所出之處也於宮門外者由便爾祀方明者祀上下四方之神也上下四方之神唯壹祀之者因朝爲之故其禮簡大宗伯職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謂祀方明之禮也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亦與朝事義不同

郝氏曰乘龍以龍馬駕車也大旆大旗也象謂旆上畫日月交龍之象出由宮出東門卽壇宮東門反祀方明祀于壇上也

姜氏曰案周禮司儀職王會同爲壇既詔王南向見諸侯而與之三揖及其擯之也各以其禮爲三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則傳擯固已朝見矣此四傳擯之下言拜日祀方明乃朝見之後率行禮祀也而註顧云已祀方明乃會見諸侯也何哉考朝義所稱率諸侯朝日東郊者乃約言朝覲之禮而退而朝諸侯者則言爲壇合諸侯之禮猶此篇覲禮會禮本二禮而相繼序次其儀未可牽其次而謂既祀乃朝也漢興得鄭氏說經功固匪淺然其于闕疑之學蓋未講而于治經之義例凡所爲對文散文及省文互文變文之屬亦有未盡融者故不失之臆而率卽失之溺而固也學者正其踳駁以發其明通則庶乎得先聖之遺經矣

世佐案此言于傳擯之下則是受朝以後之事也大戴

禮言先朝日而后朝諸侯所記不同耳鄭氏必欲強合之誠不免牽率又拜日以下諸儀皆于受朝後一時舉行而鄭乃分四時以配之亦非

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

註曰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容坊本作容誤今從

朱子集註改正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

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尙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敖氏曰門亦謂宮門禮謂祀之也不言祀者以異於正祭變其文耳禮日於南禮月與四瀆於北禮山川丘陵於西皆隨其地之陰陽而爲之與拜日於東之義異也禮川不於

北者四瀆尊宜辟之也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於此亦略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

郝氏曰日爲明主東方生明迎日而反祀于壇上旣祀又禮之者祀方明則合羣神而禮則各就其方位南北西門皆壇宮門日爲陽精故於南門月與四瀆陰精故于北門山川丘陵主成物故於西門皆於門外者望其神致禮也張氏曰鄭云變拜言禮者客祀也拜日於東門之外日實在東故言拜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不在其處但於此致敬而已故云客祀不言拜而言禮也禮畢亦反祀方明而見諸侯矣

世佐案上云拜日特迎之而已至是又以牲幣之屬禮

之也日君象也故聖王尤重之東者所出之方南則其正位也故於是二處行禮焉又案註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者蓋謂拜或無祀祀必先拜故言禮以兼之本或作客者傳寫之譌耳張氏不答又從而爲之辭鑿矣

祭天燔柴祭山川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註曰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

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

敖氏曰謂以此四事用其祭物也祭物謂牲幣之屬燔柴者置之於積柴之上而燔之升謂縣之瘞埋也此皆順其性而爲之蓋因上文遂并言正祭之法以明所謂禮者異於此也然此祭亦不盡與周官合未詳

郝氏曰祭卽禮也祭天神日月燔柴升煙以通之祭山丘陵升高以加之祭川沈物以委之祭地瘞物以實之皆所謂禮皆行于各門之外

張氏曰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爲盟主於山言升於川言沈是就其處而舉此禮故知是王者巡守之事鄭前註云王巡守至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爲此經設也鄭又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皆非正祭天地之神前經春夏皆祭日則此言祭天燔柴

亦謂春夏東巡南巡也前經秋祭西郊此言祭山丘陵升亦西巡事前經冬祭月與四瀆此言祭川沈祭地瘞亦北巡事未知然否姑據註疏釋之

世佐案此汎言祭祀之法以釋上文之所謂禮之者亦如是也日月皆天神也云祭天則所以禮日月者可知矣云祭山丘陵及祭川則禮于西門外者可知矣不云四瀆四瀆亦川之大者也從川可知上不言禮地此言之者以類及之耳故綴于末也

右合諸侯之禮

郝氏曰鄭于此節引周禮四時之說與禮記明堂位牽合秋官司盟謂天子設壇郊外與諸侯同盟本文自明曉被其附合割強不可讀甚無謂也世儒標目以爲大朝覲之禮豈非以耳食者與

世佐案東萊呂氏說書洛誥云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  
被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  
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  
合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愚謂此篇於朝  
覲既畢之後恐諸侯有不順服者復合之于壇宮而稱  
殷禮焉亦猶此旨也豈必讀書歃血而後足以要約之  
哉鄭註固多附會而周禮司儀職所稱將合諸侯則令  
爲壇云云者實與此合故取以目之敖氏謂之大朝覲  
之禮姜氏謂之諸侯會同禮亦未爲大失以其時會殷  
同及朝諸侯于方岳之下亦放是禮而行之也郝氏以  
耳食詆之過矣

記  
几俟于東箱

註曰王卽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  
敖氏曰經云設斧依于牖之間左右几乃云天子衮冕  
負斧依則是天子登席於既設几之後也而此云几俟于  
東箱其指未設几之前而言與

偏駕不入王門

註曰在旁與已同日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  
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  
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

敖氏曰言此者明唯王車乃入王門也凡非王車皆謂之  
偏駕

張氏曰周禮巾車掌王五輅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象輅以  
朝革輅以卽戎木輅以田此五輅者天子乘之爲正諸侯  
分受其四則爲偏也駕之爲偏其猶冕之爲禕與

世佐案偏駕謂諸侯所受金輅以下是也王門王城門  
 也不入者以其疑于天子也然則諸侯在天子之國皆  
 乘墨車不獨朝時為然故記著之若以此為釋乘墨車  
 以朝之故則非也墨車亦未嘗入鞏門豈特偏駕哉  
 奠圭于纁上

註曰謂釋於地也

疏曰此解侯氏八門右奠圭釋於地時當以纁籍承之乃  
 釋於地

敖氏曰明奠時開纁而見玉也經云乃朝以瑞玉有纁

儀禮集編卷十

男盛澄校字

